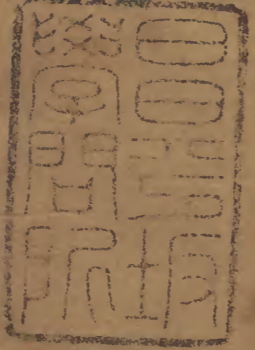


浙江通志 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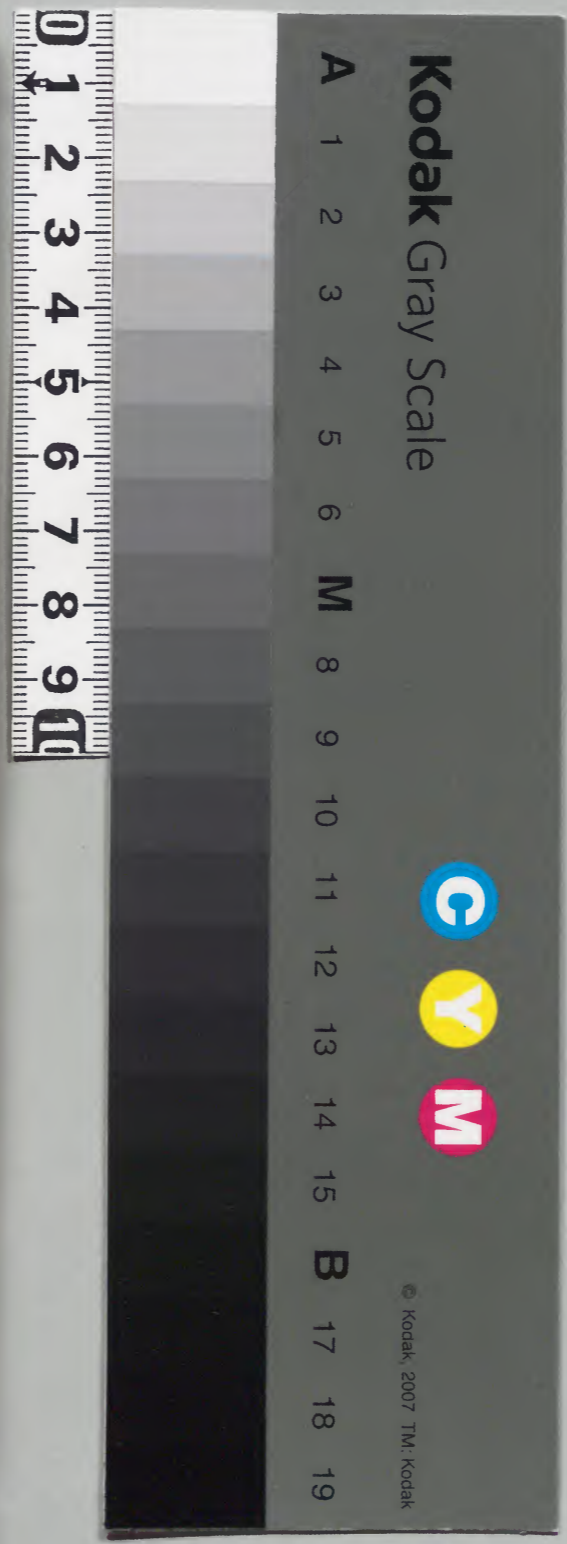
皇文九子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一	〇	九	二
		三	五
		二	



內閣文庫			
冊	架	函	號
二	九	一	〇
一	〇	二	三
一	〇	二	五
一	〇	二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52
冊數	120 (1冊)
函號	292 48



勅修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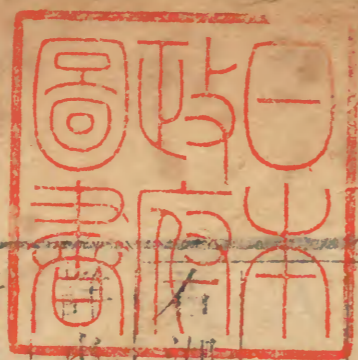
藝文九

淺草文庫

跋

唐湖州石記跋

宋 歐陽修



湖州石記文字殘闕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  
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  
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  
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跡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  
於今者惟公為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托於山崖其用意  
未嘗不為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耳其在湖州所書

勅修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七 藝文九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為世所傳者惟十祿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十祿字書乃楊洪公墓本其真本已訛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為可惜者也

跋傅給事崧卿竹友詩藁

宋 陸 游

王逸少寫經換鵞傅公籠鵞換竹二者皆我山陰絕勝事人皆能道之而換竹事未甚著鄉人以為戲獨游曰是不足怪也逸少志在物外不肯輕為世用故換鵞事易傳給事方南渡之初忠義大節一時稱首雖厄於讒說不竟其用而至今聞其風者頑廉懦立為百世師則換竹事固可不傳蓋所見於世者大也給事遺文百卷今藏秘閣游領冊府時見之嘉定元年七月庚申識

跋林和靖帖

宋 陸 游

祥符天禧間士之風節文學名天下者陝郊魏魯先錢唐林君復二人又皆工於詩方是時天子修封禪告太平石二人在天下麟鳳芝草不足言矣君復書法又自高勝絕人予每見之方病不藥而愈不食而飽忽得觀上竺廣慧法師所藏二帖不覺起敬立法師能捐一石刻之山中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丁卯山陰陸某書

跋林逋蕩士書後

宋晁補之

余嘗出錢塘門遵湖至北山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苳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裴回徬徨有餘慕也吾師疾困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羣至黠鼓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黠志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性自疎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跋餘姚海隄記

元黃濟

書敘禹治水備著濬導之功其於海惟曰入而已太史公河渠書班孟堅溝洫志於海則存而不論餘姚居天下之東南地訖於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爲縣時宋慶曆間知縣事謝景初嘗爲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間知縣事施宿爲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爲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國朝易縣爲州四十餘年而葉君恒來爲州判官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總三萬四千較前人不愈難哉先儒胡文昭公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畢備水利其重也自世儒務爲高論而不屑於

事爲之未又或者指經義爲無用之言以相詬病其惑不  
已甚乎君以經義釋褐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又能  
用力於古所未及大書深刻登載已爲詳悉余獨推其能  
爲人之所難能者由其知先儒爲學之道而使經義之昭  
垂於世果不爲空言也

題北山紀遊卷後

明 宋 濂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遊卷示濂請題識其後卷中詩  
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  
撰張公之作禮部紀遊二文亦載其中然待制柳公  
吳公皆有所賦咏惜未及采錄因爲檢其遺稿

焉聞之權德輿稱東陽爲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嶽  
之峯如寶蓮華屹然居中而三洞雙溪之勝瑛帶後先誠  
佳矣有若先達諸公文章巨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  
豈非尤佳者乎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  
人物爲重諸公顯而在上者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  
而在下者又能播芳馨於天朝蔚爲當世儒宗此非人之  
瑰傑益以昭夫地靈歟侍講之詩蓋首倡者作於至大庚  
戌之歲自庚戌迄今五十餘年諸公無一存者間嘗採芝  
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巖紅澗碧其餘音儼然在目有不  
禁慨然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雄麗依然不改於昔生祥

兆瑞當無時而休也安知無俊偉疊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大篇短韻宜不止此此卷特其權輿者爾存禮尚襲以侯

跋劉南坦峴山圖

明楊慎

蘭亭羣賢少長咸集竹溪六逸賓旅無忘曷若香山詩壇月泉吟社釋九愁而遣五噫具四美而并二難地則航稻交疇里實桑梓蔭道春遊秋豫朝往夕來山堂仍襲峴山叔子之名畫圖兼摹天目王孫之舊緬懷古昔繼在今斯慎毋猿鳥爲壽魑魅是禦臨文景仰開訊脚躡高步九州徒有子建凌雲之想神交千里愁無長房縮地之術

興歌鶴脰長引矣

書馬君所藏新建墨蹟後

明徐渭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觀茲墨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其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鑑稱其書僅得於錄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口此新建王先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袁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生之人耶

國朝

杭州府學宋石經跋

朱彝尊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  
激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礪老建閣於太學  
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  
紹翁李心傳陳騏王應麟潛說友紀之詳矣宋亡學  
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塔於行  
宮故址取其石壘塔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  
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卽治所西偏建西  
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  
訥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發以領  
甌崇禎末廊圯乃嵌諸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  
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  
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  
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  
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古者所當藏弄若夫秦  
檜一跋已爲訥推碎其詞見於學士院中興紀事本  
末君子無取也

咸淳臨安志跋

朱彝尊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繼戶部尚書知臨安軍府  
事縉雲縣開國男處州潛說友君高緝正府志增益  
傳聞凡一百卷子從海鹽胡氏常熟毛氏先後得宋

業本八十卷又借抄一十三卷其七卷終闕焉宋人  
 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長安梁叔子之志三山  
 范致能之志吳郡施武子之志會稽羅端良之志新  
 安陳壽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簡惟潛氏此志獨詳  
 合以吳越備史中興館閣錄續錄都城紀勝武林舊  
 事夢梁錄大滌洞天志等書以徵借覽之作通  
 志者目未見此書者固不為之也

夢梁錄

朱彝尊

曩從古林曹氏借抄夢梁錄錄楊禮部南宮詩話  
 得十卷後留京師聞棠村梁氏有足本其卷作一  
 錄而藏諸笥歲辛巳寓居昭慶僧樓取石印之其  
 其用筆拖沓不知所裁未若泗水潛夫武林舊事之  
 簡而有要也雖然自曾端伯編類說朱藏一編紺珠  
 集陶九成編說郭皆千百而取一說部之完書存焉  
 者寡矣因贊徐舍人鏤板於吳下

至元嘉禾志跋

朱彝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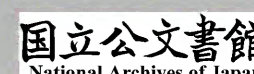
嘉禾志三十有二卷至元中經歷單慶延郡博士徐  
 碩纂輯成書序之者郡人郭晦唐天麟也嘉禾之有  
 志肇自宋淳熙間郡守張元成延聞人伯紀修之既  
 而岳珂來守郡復延鄉先輩關棫表卿續修而珂改





調中輟僅存五卷是書蓋踵杖舊本而增益之者杖  
 分門二十五碩廣之凡四十三而官師治蹟經籍口  
 錄俱闕焉又吳越錢氏建國會改秀州為開元府乃  
 是編不載未免失之疎畧然所采碑碣題詠居全書  
 之半舊章藉以考證足快於心矣碩他無表見晦舉  
 宋淳祐十年方逢辰榜進士天麟字景仁寶祐四年  
 文天祥榜第四甲進士自稱納軒叟居嘉禾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朱彞尊  
 石橋寺在衢州府西安縣南三十里道書第八卷  
 洞天也康熙壬申冬知縣事鹿君祐邀予往游龍寺

登山尋仙人對奕所前後洞豁有碑峙其右則唐  
 江王禕所題五言詩以貞元三年正月上石末書朝  
 散大夫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衢州刺史賜紫金魚  
 袋章光輔建文稱刺史章公於石橋寺橋下以外祖  
 信安郡王詩刻石按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吳王恪  
 恪第三子琬琬子禕舊唐書傳禕少繼江王踰後封  
 為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元中兩為衢州刺  
 史詩題嗣江王宮是景雲間初為刺史作也成都楊  
 用修不知薄烟巖遠郊遙峯沒歸翼二語係王詩疑  
 為仙人遺句誤矣



文

禱仇王神文

唐白居易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越十有七日巳亥朝  
議大夫使持節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遣  
朝議郎行餘杭縣令常師儒以清酌之奠敬祭於仇王神  
嘗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驅禽獸福生人也餘杭縣  
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者非一神其知之乎死者非一神  
其念之乎居易與師儒猥居牧宰慙無政化不能使渡江  
出境是用虔告於神惟神廟居血食非人不立則人神之  
主也獸神之屬也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焉於人何  
辜焉若一夕之後神其有知卽能耀靈中威伏猛禁暴  
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昭若人告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  
人何望哉嗚呼正直聰明盍鑒於此

祈臯亭神文

唐白居易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越六日戊午朝議大  
夫使持節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  
果昭告於臯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災沴重困  
杭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旣逢愆序不敢寧居故昨  
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應期而未霑足是用連日祇事  
改請於神恭聞明神稟靈於陰祇資善於釋氏聰明正直

潔靖慈仁無幽不通有感必應今請齋心虔告神其監之  
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內雨澤霑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  
設重薦馨香歌舞鐘備物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  
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盼蠻無應長吏虔誠而不答下民  
願望而不知坐觀田農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  
惟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

悲刻谿古藤文

唐舒元興

刻谿上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樹過土雖春人土脈也  
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則  
必動此藤亦本乎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谿上人有道者

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斫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噫藤  
雖植物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  
地間今爲紙工斫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申傷致  
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維西雍歷見書  
文者皆以刻紙相夸予竊冀其刻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  
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專言能見文章可牒者其  
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曾履履龍珠雖苟  
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效手無語勝衆者果  
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之道也河南名南風骨  
折入於折揚皇琴中言偃卜子夏文學墮入於淫靡放蕩

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盈數千萬  
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甚桑泉波靡  
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刻紙者耶紙  
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刻豁猶不足以給  
況一刻豁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刻矣大抵  
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  
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有斬伐不爲天朝子  
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闕刻豁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  
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刻藤而已予所以取刻藤  
以寄其悲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菱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  
日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惠六池化爲  
罾井而下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賑卹之餘資興開鑿之  
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滂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疢庶神  
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進以破堅菰葦解拆而  
迎銳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爲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  
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爲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

謝吳山水仙王五龍三廟文

宋蘇軾

西湖湮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妄謂

非難禱於有神陰假其便不愆於素成出幽贊大隄雲橫  
老葑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來哲所繕神卒  
相之罔咈民願肴酒之報我愧不腆

祈雨吳山文

宋蘇軾

杭之為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病旱  
故水旱之請黷神為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  
告矣吏以不德為媿神以不倦為德願終其賜俾克有秋

祈晴吳山文

宋蘇軾

歲既大熟惟神之賜害於垂成匪神之意  
生耳農泣於野其忍安視生為楚英歿為吳  
祝此海濤反雨為暘何足告勞有潔斯醴匪神孰號

戒弄潮文

宋蔡襄

牛斗之分吳越之中惟江濤為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  
俗習於此觀遊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  
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為矜夸時或沉溺精魂  
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盡終於天命死  
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仰爾無窮之戒所有  
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嚴州祈雨祝文

宋陸游

新定為郡介於谿山之間雨暘少愆輒能病稼戊申水溢

方禱於神曾未再旬復以早告吏政無以格陰陽之和而  
惟神之消羣趨廟庭僕僕亟拜神固不以吏罪而棄斯民  
吏獨無愧於神乎尚力厥事以蓋茲愧神其監臨之

丁未嚴州勸農文

宋陸游

蓋聞農爲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豐歉無常常有儲蓄  
吾民生逢聖世百穀順成仰事俯育各遂其性太守幸得  
以禮遜相與從事於此故延見高年勞問勸課致誠意以  
感衆心非特應法令爲文具而已今茲土膏方動東作維  
時汝其語子若孫無事末作無好終訟深陂廣耜力耕疾  
耘安豐年而憂歉歲太守亦當寬期會簡追胥戒典作節  
燕遊與吾民共享無事之樂而爲後日之備豈不美哉

戊申嚴州勸農文

宋陸游

蓋聞爲政之術務農爲先使衣食之粗充則刑辟之自省  
當職自蒙朝命來剖郡符雖誠心未格於豐穰然拙政每  
存於撫字觴酒豆肉曷常妄竄於邦村殊漆寸絲不敢輒  
營於私利所冀追胥弗擾墾闢以時春耕夏耘仰事俯育  
服勞南畝各終蔗蕪之功無犯有司共樂好長之日今者  
土膏旣動穡事將興敢延見於耆年用宣於聖澤清心  
省事固守令之當爲曠土游民亦父兄之可恥歸相告戒  
恪務遵承上以寬當宁之深憂下以成提封之美俗

定海勸農文

宋陳造

國家務重農穀凡張官准政無非勸農之意又命守令率歲二月出郊延父老諭以此意其望爾甚切爾服勞力田頻享富歲之樂猶爲爾勸不幾贅乎抑勤之外猶有可進者茲不容默矣常賦不可缺爾寧不知而卒憚於輸送致煩追逮或加鞭扑田業已所有而假它人戶籍出沒避覆覲不敢露卒不可掩隱嘗鬪訟以爭豪末墮棄耕者矣囊囊是皆積習迷不反者不可不痛自改悛夫官猶未諭官吏勞攘於上而里正持小於門酒食酬謝夫豈能免或受杖而不免於輸所損如何託名害產已負爾責出穀人各有心終未必可保不忍小忿求伸其氣而不免俛首下顏胥吏之前捐金求售恐其却之所得幾何所獲多矣三者未去雖勤於農恐未能享農之利也爾以吾爲非欺盡更舊習無撓官法心間無事畢力於農晏受豐登之樂而令亦得少休憂勞不兩利歟爾父老訓誨子弟各諭鄉里無忽

諸暨勸農文

元黃潛

古之有民社者必以農事爲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叅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衙事莫重焉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兼之襟山

東作湘江通志 卷之六  
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饑夫不知盡其在人而一切聽之於天烏乎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盡地力以方百里之地爲田六百畝理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爾子弟竭其四肢以從事於南畝將見富歲之入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獎厲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典躬秉耒耜爲爾農勸其尚勉之毋以爲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議

天台法門議

唐 梁 肅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之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則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繁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諸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洵然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得互爲矛盾更作其中或

法苑珠林卷之九 法苑珠林卷之九 法苑珠林卷之九



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  
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  
聖滋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  
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慧解之  
道流以忘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前統或幾  
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惠聞惠思或躍相繼法  
甯之振未普故木鐸重受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身  
之超悟備帝堯后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古至今  
解然後川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  
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

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釋行行有所證  
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爲帝  
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  
現降德爲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嗚呼應跡  
雖往正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照示三藏又况  
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  
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遊禪關者或以  
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事馳騁愛欲之徒出  
人衣冠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進可故從其門者若飛  
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

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歟夫衆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於篇

復鑑湖議

宋 徐次鐸

次鐸竊見會稽山陰兩縣之形勢大抵東南高西北低其東南皆至山而北抵於海故凡水源所出多自西東南今衆流所聚者曰平水溪曰上窰溪曰攢宮溪曰龜橋宮溪皆在會稽曰蘭亭溪曰南池溪曰離渚溪皆在山陰其他一派一坑所出總之三十六源當其未有湖之時三十六

源之水蓋西北流入於江以達於海自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公臻始築大隄瀦三十六源之水名曰鏡湖隄之在會稽者自五雲門東至於曹娥江凡七十二里在山陰者自常禧門西至於西小江凡四十五里故湖之形勢亦分爲二而隸兩縣隸會稽曰東湖隸山陰曰西湖東西二湖由稽山門驛路爲界出稽山門者百步有橋曰三橋橋下有水門以限兩湖湖雖分爲二其實相通凡三百五十有八里灌溉民田九千餘頃湖之勢高於民田田高於江海故水多則泄民田之水入於江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溉民田而兩縣及湖下之水啓閉又有石碑以測之一在五

雲門外小菱橋之東今春夏水則深一尺有七寸秋冬水則深一尺有二寸會稽土之一在常禧門外跨湖橋之南今春夏水則高三尺有五寸秋冬水則高二尺有九寸山陰土之會稽地形高於山陰故會南豐述杜杞之說以爲會稽之石水深八尺有五寸山陰之石水深四尺有五寸是會稽水則幾倍山陰今石牌淺深乃相反蓋今立石之地與昔不同今會稽石立於瀕隄水淺之處山陰石立於湖中水深之處是以水則淺深異於曩時其實會稽之水嘗高於山陰二三尺於三橋間見之城外之水亦高於城中二三尺於都泗間見之乃若湖下石牌立於都泗門東會稽山陰接壤之際春季水則高三尺有二寸夏則三尺有六寸秋冬季皆二尺凡水如則乃固斗門以蓄之其或過然後開斗門以泄之自永和迄我宋幾千年民蒙其利祥符以來並湖之民始或侵耕以爲田熙寧中朝廷興水利有盧州觀察推官江行者被遣至越訪利害行無遠識不能建議復湖乃立石牌以分內外牌內者爲田牌外者爲湖凡牌內之田始皆廢畝許民租之號曰湖田政和末郡守方侈進奉復廢牌外之湖以爲田輸所入於少府自是環湖之民不復顧忌湖之不爲田者無幾矣隆興改元十一月知府事吳公芾因歲饑請於朝取江衍所立石牌

之外盜爲田者盡復之凡二百七十七頃四十四畝二角  
十二步計工度量先從禹廟後唐賀知章放生池開濬百  
餘日訖工每歲期以農隙用工至農務興而罷然次鐸出  
入阡陌詢父老面形勢度高卑始知吳公未得復湖之要  
領夫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豈有作陂湖不因高  
下之勢而徒欲資畚鍤以爲功哉馬公惟知地勢之所趨  
橫築隄塘障捍三十六源之水故湖不勞而自成歷歲滋  
久淤泥填塞之處誠或有之然湖所以廢爲田者其直以  
此也蓋以歲月彌遠湖塘旣淺壞斗門堰閘諸私小溝洫  
護不時縱閉無節湖水盡入江海而瀕湖之民始得增高

益卑而盜以爲田使其隄塘固堰閘堅斗門啓閉及時晴  
溝禁壅不通則湖可坐復民雖欲盜耕爲尺寸田不可得  
也紹興五年冬孝宗皇帝靈駕之行府縣懼漕河淺涸盡  
塞諸斗門固護諸堰閘雖當霜降水涸之時不雨者踰月  
而湖水僅減一二寸湖田被浸者久之訖事決隄閘堰放  
斗門水乃得去是則復湖之要又較然可見者也夫斗門  
堰閘陰溝之爲泄水均也然泄水最多者曰斗門其次曰  
諸堰若諸陰溝則又次焉今兩湖之爲斗門堰閘陰溝之  
類不可殫舉姑以其著者言之其在會稽者爲斗門凡四  
所一曰瓜山斗門二曰少微斗門三曰曹娥斗門四曰蒿

口斗門爲閘者凡四所一曰都泗門閘二曰東郭閘三曰  
三橋閘四曰小凌橋閘爲堰者凡十有五所在城內者有  
二一曰都泗堰二曰東郭堰在官塘者十有三一曰石堰  
二曰大埭堰三曰阜步堰四曰樊江堰五曰正平堰六曰  
茅洋堰七曰陶家堰八曰夏家堰九曰王家堰十曰彭家  
堰十有一曰曹娥堰十有二曰許家堰十有三曰樊家堰  
其在山陰者爲斗門凡有三所一曰廣陵斗門二曰新滙  
斗門三曰西墟斗門爲閘者凡三所一曰白樓閘二曰三  
山閘三曰柯山閘爲堰者凡十有三所一曰陶家堰二曰  
南堰皆在城內三曰白樓堰四曰中堰五曰石堰六曰胡

桑堰七曰沉釀堰八曰蔡家堰九曰葉家堰十曰新堰十  
有一曰童家堰十有二曰賓舍堰十有三曰抱姑堰皆在  
官塘兩縣之北又有玉山斗門八間曾南豐所謂朱儲斗  
門是也去湖最遠去海最近地勢斗下泄水最速其三間  
隸會稽五間隸山陰若其他民各於田首就掘隄增爲諸  
小溝洫古諸暗溝及他缺穴之處難補以疏舉大抵皆走  
泄湖水處也吳公樛此不察濇斤斤役事於開濬之末誤  
矣故吳公所開湖才數年皆復爲田豈於今或疏濬所入  
於官或爲慈福宮莊田及蕩地歲輸所入於莊或爲縣公  
田及蕩地歲輸直於縣爲應辦用度錢或爲告成天長

千秋大禹等寺觀因佃吳給事積土之山而包佃爲田及  
蕩地故湖廢塞殆盡而水所流行僅有從橫支港可通舟  
行而已每歲田未告病而湖港已先涸矣昔之湖本爲民  
田之利而今之湖反爲民田之害蓋春水泛漲之時民田  
無所用水而耕湖者懼其害已輒請於官以放斗門官不  
從相與什伯爲羣決隄縱水入於民田之內是以民常於  
春時重被水潦之害至夏秋之間雨或愆期又無蓄蓄之  
水爲灌溉之利於是兩縣無歲無水旱監司府縣亦無歲  
無賑濟利害曉然甚易知也然則湖其可不復乎聽聽  
說者方以闕上供失民業爲說是不然夫湖田之供歲

不過五萬餘石兩縣歲一水旱其所捐所放賑濟勸分殆  
不啻十餘萬石其得失多寡蓋已相絕矣湖之爲田若蕩  
地者不過餘二千頃耕湖之民多亦不過數千家以二千  
頃數千家之小利而使兩縣湖下之田九千頃民數萬家  
歲受水旱饑饉而弗之恤其利害輕重亦甚相遠况湖春  
爲田之時其民豈皆無以自業乎使湖果復舊水常瀾滿  
則魚蟹蝦鱗之類不可勝食芡荷菱芡之實不可勝用縱  
民採捕其中其利自溥何失業之足慮哉文釋論載旣畢  
又有援執舊說而詰之曰從子之說不必濬湖使深必須  
增隄使高且懼隄高壅水萬一決潰必敗城郭子將爲之

奈何是又未知形勢利害者也夫水之湍急者其地或隘不能容於是有衝激決溢之患今湖之水源不過三十六所而湖之廣餘三百里以其地容其水裕如也况自水源所出北抵於隄及城遠者四五十里近猶一二十里其水勢固已平緩於衝隄也何有且隄之去漢如此其久是必有虧無增今誠築隄增於高者二三尺計其勢方與昔同昔不慮其決而今顧慮之何哉

諸暨泌湖議

明 黃 鐘

諸暨之湖七十有二諸湖丈量陞科供辦糧差惟獨此湖田宋元及我國家相沿爲湖而不以爲田者此必有說其常相度其地審視水勢詎者羣議則此湖斷然爲湖而不可以爲田也何則縣東之水發嶧縣會稽山陰諸界無慮十餘條皆注此湖而浣江發源浦江義烏分派東西兩江而又會流於三江口三港水道狹小旱乾之時兩江之水由三港舒徐順流入於錢塘若有霖雨崇朝則兩江之水暴漲壅淤於三港而其水反從東南逆注於此湖則此湖誠爲衆水聚蓄囊貯之所若據以爲田則必有壅塞懷襄之患而暨之爲縣大受其害矣歷代以來中更老成定慮者不知其幾卒棄膏腴以爲官湖而不以爲田者非其見事之晚利害較然勢有所不可也

武林山辨

明 邵穆生

武林杭之名山因以名郡而古今皆朦朧未有直指的名  
爲某山者舊志以近今武林門右土阜俗稱祖山者當之  
謂其山先名武林以避唐諱改稱虎林成化志引楊正質  
虎林山記謂錢王時祖山在郭外有異虎其山自名虎林  
非避諱也又引宋樓攻愧詩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  
無乃是且宋淳熙志言漢書明載武林山爲武林水所出  
安有返避唐諱之說決非城內無水小山明矣是夏公斷  
以靈隱寺後山北高峯爲武林山矣與薛公通志同情偏  
而未全一統志列武林山當矣下曰一名靈隱一名靈苑  
一名仙居乃合靈隱山飛來峯二山爲武林山是矣特認  
而未的至沙門契嵩武林山記與泗水潛夫武林舊事直  
以飛來峯爲武林山似矣又局而不廣近田公西湖游覽  
志陳公萬曆志皆不列武林山而於靈隱山下言一名武  
林山豈惟齟齬不明而名言更不正矣予爲辨之者三以  
俟質之君子凡郡邑之著稱者必以郡中佳山水爲祖由  
蟻垤不足以當固矣特靈隱之名發於東晉其尤秦兩漢  
厥名伊何愚意凡謂之山者以其全體而名也其高聳者  
曰山之峯其如脊者曰山之嶺至於岡陵邱阜皆有分別  
而一山字足以槩之故武林山之名乃杭南北天竺靈隱



諸峯慧理未來之先此其祖名總名也自慧理既來而後  
有飛來之名焉有天竺之名焉有靈隱之名焉有靈鷲之  
名焉有天竺而復有三竺之名焉傳五印度而後有中印  
之名焉至於蓮花佛國白雲白猿獅子香爐皆繼慧理發  
之而爲武林之支名至於南北高五雲雙檜乳竇月桂諸  
名又後人之濫觴也其曰形勝烏石靈苑仙居龍門楊梅  
西源善住興正瑞雲慶化集慶秦亭又土人之私說也自  
有諸名武林反以無專指而晦如呼子之名而不詳其祖  
父之諱又如子孫寡而皆晦則父祖之名自傳子孫既久  
而又著則父祖之名遠而晦久而忘此常道也故吳山秦

望以宿名非武林也定浮龍鳳以沿江別派非武林也九  
曜南屏玉皇大慈以過峽非武林也黃鶴臯亭臨平超山  
遠而對照非武林也孤山獨山寡不成林非武林也黃山  
安樂山七十二賢山焦山水山其所根源非武林也此外  
諸南西北三面之山戟攢旗矗如武庫森列者有一曰非  
武林山不可也如羅浮有七十二峯皆謂之羅浮山黃山  
有七十二峯皆謂之黃山武夷有三十六峯皆謂之武夷  
山是可辨者一也然此意未經高人明言而意實可見如  
羅處約靈隱碑曰浙水之右有山曰武林盧襄西征記曰  
杭地北環天隱楊太守孟瑛開西湖疏曰杭州南跨吳山

北兜武林觀曰右曰環曰兜三字則非一二山之指羅公自是才子楊公極善堪輿盧公大於游覽故其所見之卓如此其可辨者二也且求武林山者必當求武林水杭南北二山之水孰有大於三竺靈隱之溪乎南則從捫壁嶺水出嶺合雙桂永清月桂諸塢北則從石人西源合白沙韜光諸塢正與舊志合曰武林山有二水南出者曰南澗北來者曰北澗若惟以靈隱寺山爲武林山則惟有北澗而無南澗若以飛來峯爲武林山則飛來峯無水不出澗若以靈隱飛來二峯山爲武林山則南澗從天竺諸峯發源不全况舊志言西湖滙武林山水秦時名武林水至漢方有金牛明聖之號南北二山凡有水流入湖者皆武林山也其可辨者三也始焉求之人心之同昧旣焉質之高人之偉見終焉稽之形勢之現存吾於武林也奚疑

國朝

西湖不通江辨

毛先舒

按昔郡志云西湖故與江通誤也田學使汝成嘗辨之然未能了了按水經云浙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於海原未嘗云與西湖通也注云浙江至錢塘縣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經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亦未嘗云與湖通也今靈隱

去江已遠然山川之名古今屢變或當時靈隱山直  
抵江干俱名靈隱猶古吳中亦稱會稽浙江亦稱廣  
陵耳又水經注謂秦始皇將遊會稽道餘杭之西津  
西津亦未必正是西湖至駱賓王樓觀滄海日門對  
浙江潮靈隱之山至絕頂何嘗不可觀日對湖豈必  
湖與江通哉且詩人寫景嘗在虛實間卽此詩未云  
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豈可泥此而謂天台石梁  
亦在靈隱哉楊巨源詩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  
看海門義亦類此今又相傳大佛頭爲秦皇纜船之  
石或好事之附會或始皇東來遊幸西湖亦未可知  
總與湖通江之說無與陵谷雖有變遷而大段形勢  
故在西湖南面稍近江而尚有慈雲萬松二嶺大南  
隔之他處去江更遠古必無湖通江之理也又舊傳  
西湖本通海通江卽通海矣可無更辨

考

吳越考

宋 潛說友

杭地本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元獻公  
類要皇朝郡縣志及乾道舊志皆然而不著其說惟淳祐  
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浙江  
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

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收屬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錢塘舊爲越有夫差敗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爲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則是吳越以禦兒爲分界二說各有所據今精考之當以後說爲是春秋魯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於檣李杜預注云嘉興縣南檣李城又史記世家閻閻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檣李賈逵註云檣李越地據此則檣李以南皆爲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爲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句踐既臣於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姑水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語兒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則吳越疆界猶極明白此杭爲越地二也若淳祐志所引三說皆有可辨論者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於浙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於江濱又未嘗云送之境上即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姑蘇志云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

北三十里夫差棲於此死因葬焉至今號夫差墓又越絕  
書吳地記云秦餘杭山去毘陵縣五十里有湖水近太湖  
今餘杭去長洲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旦  
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  
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則浙江  
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  
故取於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者言併越元有之地而盡取  
之也豈可概以爲吳故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詞不別白故  
於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闢地至浙江則吳地  
以西本非吳境乃楚因越地而闢者也合是二說則  
之誤可以渙然無疑矣

三江考

明張元忭

嘉泰志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韋昭云三江者松江  
錢塘江浦陽江蓋江之名尚矣越絕云浦陽越王句踐兵  
敗衆懋於此故曰浦陽去山陰五十里今土人以錢清爲  
古浦陽也酈道元水經注浦陽江導源烏傷縣東逕諸暨  
與泄溪合東回北轉逕剡縣縣開東門向江江廣一百餘  
步又云柯水東北逕永興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漢書潘  
水卽浦陽江別名自外無水以應之又云浦陽江東北逕  
始寧縣嶧山其北卽嶧浦又云東逕上虞縣南至王莽之

會稽地名虞賓又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  
同歸海又引闕駟十三州志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  
浦南通浦陽江其說不一自相抵牾謝惠連西陵遇風詩  
昨發浦陽洳今宿浙江湄韻譜云水之相入爲洳又云水  
北曰洳自浦陽江北流入浙江二水參錯其名曰洳宜矣  
始寧今上虞縣嶧浦嶧山皆屬嵊縣虞賓屬上虞又接餘  
姚江臨平湖在浙江以西其源殊別餘暨即諸暨也餘姚  
二百餘里謂餘姚西北浙江入海非也蓋此江流自  
山陰會稽沂曹娥江始至上虞餘姚嵊縣東回北轉入  
上虞嵊縣斯可矣道元未嘗身履浙東故其言如此後人

遂認此江爲上虞江其失寔遠以地理考之  
曹娥自餘里豈當時曹娥之名未著亦名浦陽耶或陵谷  
遷變舊流不循其故道耶十道志浦陽江有琴瑟所岸有  
曹娥碑信此則曹娥江卽浦陽爾文選注浦陽洳經上虞  
謝康樂山居賦浦陽江自嶧山東北逕太康湖其說皆誤  
今山陰三十里有柯橋其下爲柯水然則浦陽江與柯水  
一源由蕭山達於浙江古今不易也今按上虞縣志曹娥  
江始實名浦陽其源自東小江亦由浦江來十道志婺州  
浦江江之導源出此是知浦江一源而分二派一曰曹娥  
暨直下至山陰蕭山間爲錢清江酈所謂逕諸暨與浦溪

合餘暨之南與浙江同歸海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  
 古昔是也一則紆而東至嵎縣出始寧門乃折而北至  
 會稽間為曹娥江酈所謂東回北轉逕剡縣始寧處  
 至餘姚西北者皆是也謝康樂山居目擊為賦又自為注  
 不應有誤惠連謂昨發今宿若錢清似不須隔宿餘暨乃  
 蕭山舊名非諸暨曹娥未溺之前江固當有名且今曹娥  
 廟當運河渡口故其名特著若稍南稍北又自不以曹娥  
 名謂之曹娥名未著亦名浦江似與酈說亦未甚抵牾  
 但身則實未至浙東祇據籍隸括不免稍不確耳

南湖考

明陳

餘杭居天目萬山之下苕溪一帶下貫杭嘉湖三府大為  
 築塘名西海險塘諸水併瀉於溪不能驟洩以致漂沒居  
 民漢嘉年間縣令陳渾開闢南湖一萬三千七百餘畝分  
 殺水勢漸洩歸海原坐稅糧派分各縣辦納逮唐寶曆間  
 縣令歸姚誓死築塘大功效就及宋崇寧間蔡京欲請佃  
 業縣令楊時奏阻之此三分皆有功於湖繪祀血食各三  
 賢祠國初永樂間軍民計移籽粒為田耕之不能蓄水以  
 致決塘漂沒民居事聞於朝命尚書夏原吉道取處居親  
 臨勘明前項移糧並無升合在湖一築剏平成化間土豪  
 徐果等圖佔成田巡按呂鍾問罪解京田勒還官弘治間

水利郎中臧某臨湖勘踏將各園佔湖田一畝陞穀一石  
每地一畝陞穀三斗每蕩一畝陞穀二斗俱候秋成另倉  
收貯所築圍埭亦盡掘毀務令坦平意在蓄水利耕實非  
陞穀也豪民乘此紮佔獲利又不納穀甚爲失策正德間  
水利郎中宋某經行本縣曉知南湖囊蓄天日萬山水勢  
保障三府行府查追各佔湖田稻穀築隄造閘盡將莊房  
竹木拆毀通行開濬還官勒碑三賢祠內卒莫能禁嘉靖  
十八年豪家徐衢等復行佔據本縣知縣陳天貴申達巡  
按御史傅鳳翔通判王宗尹親詣湖所酌量水勢議將湖  
南五畝陸築砌滾壩一所寢盈寢洩徭編壩夫一名守  
沿湖立碑永禁侵佔所圍土壩一概剷平會陳令以遷徙  
去未底成績嘉靖二十三年奸民張景魁將湖田陰獻戚  
畹邵氏爲護墳田事聞於朝勅令邵氏讓還官出嗣有豪  
軍張洪張鏞托名籽粒告佃廟山頭田七十三畝混佔半  
塘湖心田百餘畝共已二百餘畝矣前此徐衢等侵佔之  
田轉相貿易夫南湖之濬塞三郡之利害所關奸民規佔  
爲害已甚更復展轉貿易忘非已有乃吏茲土者聽其藐  
法無忌不加究詰嘉靖三十四年縣民葛臣等將前侵佔  
之害聞於水利道王詢富陽令桂帆本縣令吳應徵勘得  
餘杭南湖原有上下二湖以便蓄洩今上湖民間佔據無



餘供下湖賴以蓄水又欲承佃不已漸不可長計其原蕩  
約有千數餘畝近存未佃尚有三分之二若不及今修築  
堰壩囊蓄水勢則貽患居民有不可勝言者矣蓋南湖本  
以蓄水堰壩不修則洩一洩則涸蓋湖蕩泥深而土沃耕  
之則爲肥田不耕則爲茂草故豪民便壩不修樂水速涸  
其涸也歲收膏腴厚產獨享其利其澇也坐視澎湃巨浸  
而不與其害餘杭一邑利壩不修而錢塘安樂鄉十有六  
里之小民實有剝膚之害也故本鄉之民先年皆自用  
財力修築堰壩石易傾圯而奸豪又從而陰決之湖  
民爲魚鱉蓋此湖乃重利所在而近湖皆豪右之

不修築堰壩其勢必至於盡佔而後已將來無此湖則  
安樂鄉十有六里之小民矣故欲息爭訟在夫絕諸壩  
修堰壩蓋堰壩修則水可以長蓄既蓄水則湖不可以爲  
田既無佃種之利則豪右自不至紛紛請佃而居民亦可  
免歲歲之告爭矣且請佃者不過軍餉而已今查徐德等  
各侵佔湖田節經勘結承納佃糧稅糧及至追徵糧餉荒  
蕩遷延不納今官湖皆爲勢豪私佔而稅糧無絲毫入官  
且南湖未耕佃之先國課未聞減耗南湖既請佃以後軍  
餉未見充盈奸民莫視憲禁侵佔不已上湖既已湮蕪下  
湖日漸填塞是沿湖數姓獨享其利而浙西三郡均被其

害也近因羣奸欲決開滾壩下流居民哀鳴於上事下所  
司查勘乃用耆民費錢洪等議要將壩加添三尺免致水  
往南來保全三府田地仍照原議先將馬澗水灘二處內  
外深壟趁時填塞厚培塘基毋令坍塌其滾壩悉依水利  
道所定東池用大長椿木釘入實地然後加以大石務令  
堅固可垂久遠仍將五畝塍兩旁隙地名募勤實農人管  
種免其租稅責令看守塘壩如有奸人肆竄盜掘洩水者  
卽便呈縣拏問申處以警其奸又於湖之東北隄及五畝  
塍一帶立置石碑二十上刻察院禁諭永遠不許侵佔致  
有倚恃勢豪仍舊圍田蓋屋者許諸人首告照先年奏准

從重開治立界遵行是故思患預防勞身俾  
不遺居謗不疑一洗積弊以垂永利毋使陳歸楊三君子  
專美於前誠有望於當事者庸書以俟

國朝

西湖考

王 暉

吾杭西湖名勝甲天下其盛自唐宋迄今笙歌畫舫  
無虛日甚至異域亦有披圖而歎羨者然天下之以  
西湖名者不一不可不知也卽如浙西湖州衢州嚴  
州寧波温州皆有之長興縣有西湖在縣西南五里  
一名吳越湖相傳吳王築吳城葦土於此遂成湖漑

田至三千頃此西湖之在湖州者也龍游縣西南有  
西湖宋馬天驥擬杭之西湖開此以備游覽此西湖  
在在衢州者也嚴州府城西南有湖唐刺史侯溫開  
亦名西湖寧波府治西南有月湖十景爲四明遊觀  
勝槩宋時文人多有題咏亦名西湖謝靈運有詩曰  
側聽旣窈窕環洲亦玲瓏仰視喬木杪俯臨大壑深  
此爲溫州府城西之西湖作也嘗讀元氏掖庭記燕  
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帝於夏月  
嘗避暑於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清池水  
開州城西兩夏秋時秋水數百畝澄淨如鏡

是北直有二西湖矣舊西湖在華亭城西南鵬一水  
縈紆渟浸可百餘畝其上有西湖道院按舊志西湖  
在府西南二里周三里晉爲陸氏養魚池又潁州西  
北亦有西湖長十里廣三里景象甚佳宋晏殊歐陽  
修蘇軾相繼爲守皆常宴賞於此是江南亦有二西  
湖矣其在河南歸德府睢州有西湖開封府則有兩  
西湖一在許州周九里一在鄆州周二里若孔武仲  
詩亭下湖光凝不流天在樓臺懸新畫之句皆所  
咏汝寧府城西之西湖也又云汝州城西有西湖一  
名龍塘坡其水四時不竭灌田千餘頃其在湖廣沔

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有西湖景陵縣西湖卽唐陸羽傳所云景陵縣西湖有鴻雁集陂橋上是也孝威縣之西湖村宋太祖微時嘗索酒村姥姥持酒進言權禁甚嚴此私釀幸密之後登極爲弛西湖酒禁其福建西湖之在福州府城者湖上舊有山越王無諸時一夕飛往臨海郡西湖之在漳州府城西者泉極甘美可辟瘴厲上有綠蘿幽勝古諺云圓山嘯西湖平此時出公卿蓋指此也而長泰縣西又有西湖池考之四川成都崇慶縣之西湖湖中亭館回環乃一州之勝漢川之西湖有金龜亭僞蜀武成三年庚午

六月五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有金龜九寸遊於西湖荷葉之上繪圖以獻敘州富順縣有西湖輿地紀勝云西湖周三里有洞窈窕昔有入洞者見二女櫛髮於洞間遺以石鏡其人致當百倍一云水冽多嘉魚菱芡蒲荷充滿其中范石湖吳船錄云由青城縣二十里至周家莊十里至蜀州郡曰西西湖極廣蘆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野爲西川勝處至於廣東潮州府治西有西湖極廣蘆餘里山色湖光歷歷如畫宋陳法伯云西湖曰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廉州府城有西湖焉上有平湖

書院宋寇準蘇軾蘇轍相繼謫此東坡嘗有西湖平  
狀元生之語瓊州府城西有西湖焉一名頓崖潭天  
下西湖之最大者莫如廣西桂林府之西湖環浸隱  
山六洞廣七百餘里按范成大志云隱山六洞皆在  
西湖中隱山之上曰朝陽二曰夕陽三曰南華四  
曰北牖五曰嘉蓮六曰白雀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  
光至南華出洞西至夕陽洞窮有石門可出至北  
牖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北牖穴戶皆石鑿  
入有穴通嘉蓮西湖之外既有四山又有四山  
倒影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陰山

有奇峯繪畫所不及廣輿記載雲南亦有西湖在府  
治西周五里卽滇池之上流蒲藻長青人多泛舟遊  
賞夫同是西湖耳獨杭州之西湖愛之者比於西子  
嫌之者等於銷金鍋又有爲之解者曰西湖日銷寸  
金日生寸金議者紛紛而西湖自若也嗟乎造物忌  
名西湖且然况於人乎

說

鑑湖說上

宋王十朋

東坡謂杭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目某亦謂越之有鑑湖  
猶人之有腸胃二湖之在東南皆不可以不治而鑑湖之

利害尤重昔東漢太守馬臻之開是湖也在會稽山陰二縣界中周圍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餘頃湖高田丈餘田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歸田水多則泄田歸海故會稽山陰無水旱之患自漢以來更六朝東西晉隋唐五代錢氏千有餘年民受其利至國朝之興始有盜湖爲田者然其害猶微盜於祥符者一十七戶至慶曆間爲田四頃當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自是而後官吏因循禁防不謹侵盜愈多至於治平熙寧間盜田者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寢廢矣然官未嘗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盜之也政和末有小人爲州內交權幸專務爲

應奉之計遂建議廢湖爲田歲輸所入於京師自是奸民豪族公侵強據無復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旱災傷之患無歲無之矣今估湖爲田二千三百餘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官吏徒見六萬石之利而不知九千頃之害縱知九千頃之害而不知湖廢其害不止於九千頃而已也蓋鑑湖之開有三大利害湖爲田有三大害天之大水大旱不常有也至小水小旱何歲無之自廢湖爲田雨稍多則田已淹沒晴未久而水已竭矣說者以爲患雖及九千頃之田而公家實受湖田六萬石之入嗚呼何不思之甚也夫有災必訴訴必檢檢必放得湖田之租失常賦

東在河... 卷二十一  
之入所得幾何失常賦而以區區之湖田補之猶可也九  
十頃之民田所失不可勝計又何以補之耶王者以天下  
為家所入亦廣矣豈利六萬石之入而以病民耶况湖田  
在今日暫有所入而他日亦將同九千頃而病矣湖盡廢  
則湖之為田者其可耕耶今之病水旱者不獨九千頃之  
田也雖湖田亦告病矣無湖則九千頃之膏腴與六萬石  
所入之田皆為黃茅白葦越人何以為生六萬石又何從  
而此其為大害一也鑑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諸  
山三十六源之水雖遇大滂而水不為病者以湖能受之  
也今廢為田三十六源之水無吞納之地萬一積雨

洪濤滔天水無所歸則必有漂廬舍敗城郭魚人民之思  
善則紹興十八年越大水五雲門都泗堰水高一丈城之  
不壞者幸也假令他日湖廢不止於今而大水甚於往歲  
則其為害當如何此廢為田其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鑑湖  
也歲無水旱而民足於衣食故其俗號為易治自東都以  
來守會稽令山陰者多以循吏稱見於史傳者不可一二  
舉也非必昔之守令皆賢也蓋民安樂之中家室溫飽  
其為善也甚易比年以來獄訟繁興人民流亡盜賊多有  
皆起於無年之故去秋災傷致訟山陰會稽尤多非昔之  
民皆善良今之民皆頑鄙也禮義生於飽煖盜賊起於饑

其勢然耳此廢湖為田不獨耕者受其病獄訟盜賊皆  
此之由其為大害也自祥符廢曆至今建復湖之議者  
多矣而湖卒不可復非湖之不可復也異議者有以搖之  
也異議者得以搖之亦建議者之未能深究夫利害焉耳  
建議者曰湖廢則九千頃被害不可不復異議者曰九千  
頃雖被害而常賦不失以湖為田而官之利為多此建議  
者卒奪夫浮議之口使灼然知三大害以折異議則復湖  
自不可已也

鑑湖說下

宋 王十朋

廢湖有三大害固矣然亦有三大難搖於異議一也王多費  
廣二也郡守數易三也今之估湖為田者皆權勢之家豪  
強之族也侵盜已久一旦欲奪而復之彼必游談聚議妄  
陳利害曰勞民也費財也失官租也有科率之擾也無積  
土之地也爭為異說以沮害官吏方墮於困徯苟且之習  
復為有氣力多口舌者之所動移而欲冀成功能乎此搖  
於異議一難也昔人嘗計濬湖之功矣日役五千人濬至  
五尺當十五歲而畢此張伯玉之說夫用上如此之多歷  
年如此之久其為費何如今不濬湖而賦以湖不濬湖與  
至大之役有不費之費耶此王多用廢二難也守令之於  
鄞縣久任乃可以立事况鑑湖之開非一歲一時所能畢



今之爲守者或一歲而遂遷或半歲而遽易湖之利害不暇問知與不知不暇治其間慨然有志於開復者功未及施而去期已迫矣後來者所見不同屢變前議以數易之守而欲興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守數易三難也湖不可不開而厄於三難是終無策以開之耶某切謂欲遏浮議不可不白利害於朝廷如何者經界之行於天下固有不樂其事而動搖之者多矣然經界卒行而民受其利蓋朝廷主之則事無不成者况一鑑湖耶異議者不過曰勞民費財耳夫勞民費財於無用不急之務則不可如鑑湖請之無用不急可乎自湖之廢也歲多災傷經民費財於於農隙募民浚治官出財民出力兩有所利民雖勞而不釋財雖費而不虛矣彼又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科率之擾夫鑑湖之開千有餘歲矣昔無湖田之租國不以不足爲病豈今日獨少此耶况湖復而民利興常賦不失民無凶荒之訴官無檢放之煩較其所得與今孰多至若錢米之費一出於官而不取於民竹木之具雖資於民而盡酬其直胥吏有從而擾民者則嚴法以治之尚何科率之擾耶人多謂湖可開而土無所歸者吳文長嘗論之矣今湖之側曠地固多擇其利便隨其遠近積泥沙以爲邱阜非所思也沮浚湖者不過敷說而皆有以折之尚何浮議之

足恤耶謂日役五千人浚至五尺十五歲而畢者蓋通三百五十里之間而計之也某謂今之浚湖未能舉三百五十里而盡復之自熙寧以來建議者立兩存之說有牌內牌外之限今牌尚存而牌內亦盜而爲田矣爲今日計當先復牌內之湖其用工固有間自牌以外以漸治之可也所費之財自本府經畫外又當請於朝乞湖田所入之米以爲雇工興役之費朝廷捐六萬之米不爲多湖得此以辦事則沛然有餘矣復湖必遲以歲月之久有久興之役無久任之官以主之則異議一搖久必中輟又當請於朝置開湖一司於越命守倅帶提舉主管之職如勸農學事之類又命二知縣分董之舊日會稽山陰知縣皆帶提舉鑑湖事守旣職其事則必任其責雖遷易不常而後來者不得不繼非其術同職使然也又倅終任以管其事令終任以董其役則責益有所歸命監司督察俟湖成之日凡主其事董其役者皆次第加賞如是湖不患其不復也昔論復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固子固之言曰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使湖廢則湖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浚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矣二者旣不可用而欲禁侵耕則有將

堂賞罰之法矣欲謹蓄泄則有杜杞啓閉之法矣欲痛絕  
佃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杜杞之法  
矣欲知浚湖淺深爲工幾何爲日幾何增隄竹木之費幾  
何使之安出伯玉已計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在  
我潤澤之則何功不可成何利不可復子固昔倅越知鑑  
湖利害爲長故并記其畧有能舉行子固之言而不棄某  
之兩說則湖庶乎可復不然則姑存以俟馬臻再生可也

浙江潮候圖說

元 裴伯宣

凡水之入於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異地勢然也  
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  
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渾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  
然潮之入於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渾  
回薄激射折而趨於兩山之間拗怒不洩則奮而上躋如  
素魄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至  
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  
機翁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  
地志濤經言殊有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  
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  
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朏消  
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在日爲陽宗陰之

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  
 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  
 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  
 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  
 二之道也月經於上水緯於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  
 可推毫釐不爽斯大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  
 者也

勅修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七

勅修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八

藝文

山銘

塗山銘

并序

唐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  
 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炎被下土會靈江而導  
 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海而受四海大  
 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  
 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元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  
 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紀乃朝玉帛以混經

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正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延祚於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尚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旣發華蓋旣狩方岳列位奔走來朝山川守臣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威會虔恭就列俯仰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遠播嗣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大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廢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旣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刑戮防風遺晉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渝宣昭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引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

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石貽後作則

石傘峯銘

唐顧況

亭亭石傘有物有名如蓋若傾如芝一莖石傘山東山銜  
日宮石傘山西山銜月宮南巒北阜首出屹雄

禹穴碑銘

并序

唐鄭魴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王籙宓戲得  
神蓍而垂皇策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  
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  
符而成乎水功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  
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

禋祥秘奧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

元功冥持至數昭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

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

生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命

者軒後命者羲受命者唐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

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孔子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

者一仁義以束世教潛賄以強使絕其非聖職業之外存

而不論子貢夏書無是說司馬子長自敘始云登會稽探

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惑矣蒼山之瀦呀如淵如陵徙谷

遷此中不騫雨洗烟空巖然莫窮噫實禹迹之所始終唐

與二百八祀寶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於是邦感上聖遺  
軌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

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為而不載禹貢無文秦始皇游會稽李斯刻石亦不言

而不載遷與鄭胡為而載始司馬遷自敘探禹穴而后予

以謂大德統萬止言其蓋地德統萬止言其載堯德統萬

止言其大千川萬山皆言其會一符一穴禹穴藏五

不足為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跡雖而言之

洞之歲有時而堙有時而兌歲其萬千風雨淘

呀叢是墓皆惟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刺

明州新刻漏銘 宋 王安石

戊子王公始治於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堯汝

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

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與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名之彼寧

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

維茲其中俾我後思

梅子真泉銘 宋 陸游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真泉

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為之銘銘曰梅公

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

力參所工通志 卷一百六十八 藝文十

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說倘信吳  
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  
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澈珠玕  
玉雪與子徘徊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五畝塍銘

宋 成無玷

湯湯茗水發於天口兩湖灌輸歲理為陸漲流時至雲日  
蕩沃旁合百源滙於山足勢溢以傾怒濤奔蹙高卑之際  
歲惟版築拓基五畝隨湖北屬水溢乃流如槩諸斛蓄洩  
得宜高下成熟自塍之壞歲亡半菽茂宰因民無廢不復  
慮始云難勸趨判速既堅既厚旁郡蒙福咨爾後人嘉靖

斯瀆南湖之陽鳳凰之麓石林崢嶸鬱滿回曲勒此銘誌

尚識陵谷

德泉銘 并序

元 鮮于樞

橫陽岸海為邑土層淺薄井泉不列邑人病之前宋時邑  
人宋氏得清泉於昆山之陽引以巨竹承以石池邑人取  
足焉歲用竹百丈役二人皆出宋氏今有年矣大德元年  
九月本道廉訪僉事完顏貞按部見而嘉之時樞亦以公  
事至州公曰是不可不名亦不可不述名而述之非子其  
誰母讓樞退考諸易得蒙之象遂名曰德泉且告之曰斯  
泉也當蒙而未達梯崖架壑期於必致非果行歟既達矣



善以育物非育德歟育已之德而及於人若宋氏者非君  
子歟以德名之其誰不然公曰諾乃大書二字於石旌善  
勸功焉銘曰  
威沸清泉發茲靈岳柔滑甘寒可烹可滷筮以致用厥施  
斯博流泉散雪四時不涸瞻彼巨海百川所歸出而不返  
作醜是宜如人之身漩汗涕洟泉出百原譬猶華池味甘  
色白灑灑生肥飲之壽考松喬可希坡仙之言信不我欺  
有美宋氏心瘁體勤果行於已育德於人功在  
子孫侃侃廉卓旌善勸功扛鼎之筆虎螭架  
與泉無窮

大若巖靈真宮銘

并序

虞集

大若巖在溫州永嘉縣北八十里道書所謂赤水丹山福  
地者也其山周回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  
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啓居焉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  
在幽暗險絕必傍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  
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白石高數丈當其前若  
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遊巖下匯爲龍潭而南出  
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  
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  
石筍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

源有兩瀑布皆垂數百尺一日如際一日傳巖傳巖尤奔  
 怒者也晉永嘉中道士傅隱造居此後王貞白隱此洞其  
 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疑之掘得根若犬形者  
 烹食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杞豐  
 茂異常產來遊者皆摘茹之後亡或云猶在曾有人見之  
 其後陶隱居著真誥此巖又名真誥巖又嘗煉丹層巖中  
 夜坐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月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  
 疾癘禱巖下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元  
 德始請於朝立祠度道士居之與田四百五十畝禁樵採  
 一里宋宣和中建三清宮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  
 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鐘樓皆在巖下  
 道館庖庫在巖外慶元中道士婁懷玉王師範知宮事皆  
 修治之入國朝用溫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  
 不治大德四年道士曹淵龍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墾其  
 山隄其溪水導其堙蕪得田數十畝益以已產悉資宮中  
 之用作齋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幾二十年而宮事備天子  
 璽書護之俾以其徒世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  
 先累世事故宋致位清顯故家凋喪方從黃冠遊至是兩  
 被恩命提點宮事蓋吉士也宜其如此淵龍嘗曰上巖後  
 山一里得最高處遊者至此聞鐘磬聲相戒勿敢動而去

淵龍數至其處無所聞然實奇勝地蜀郡虞集爲著銘曰  
若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巨石陶朱君千  
百年赤水隱源木葛綿綿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萬靈受  
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連槐堂銘

并序

明宋濂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  
人事乎大舜閔曾之行未聞形草木之祥也然則何所定  
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養吾氣以感之寒暑自我而平  
日日自我而明山川自我而不震驚鳥獸可育四靈可至  
況草木乎然而有得有不得者變也物隨應者常也

天之權常者天之經以聖賢之德盡爲人之道因其職也  
雖弗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乎道烏可以弗旌  
乎是權也或因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之教人也  
苟逐逐焉而報之智者可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  
以爲天矣天道之權吾於會稽周氏徵之周氏兄弟曰葬  
兌皆賢而文居新昌彩烟山中事母甚孝入門少長秩秩  
有序其氣穆然若陽春鄉人憐其孝友舍傍樹槐一章高  
尺餘岐爲二榦及肩交合爲一左右之枝各三挺然上數  
尺再合而再交焉觀者咸嘆其異以爲尋兌孝友之徵乃  
以連槐字其堂其友王宗成東京師爲請銘槐之爲音近

於懷懷者思也所以表其孝友而教後人以思也後人觀  
斯槐寧不悠然以思乎其枝歲繁而時茂猶子孫之愈久  
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於祖則一而已猶槐之衆枝本於幹  
也嗚呼周氏後人孝思其不忘乎此天之所以教也烏可  
以不銘銘曰  
周氏孝友德斯植天產厥槐世希覲巨本數圍去地尺岐  
爲雙幹挺雄特及肩而交交復副旣副羣枝合如織鄉民  
里耄嘆以噴炯哉奇祥古未識吾知元化彰厥德俾爾後  
嗣思以則枝繁幹別勢莫抑同氣殊分麗千億槐枝可通  
人不可析

浦江縣漏刻銘

并序

明 陳公凱

婺屬邑浦江舊有漏刻歲久器敝知縣事何宗姚續置且  
法最詳人皆准而信之後爲當路者取去莫知所留矣至  
大邑西達魯花赤忽都魯沙敦武慨思舊典遂依式重造  
且處其所以守之者非勤政而不知所先務歟前婺州路月  
泉書院山長陳公凱爲之銘曰

撫字之官大要以剴繁治劇興滯補政爲最厥有懈廢匪  
政之成其政維何必也寬猛克濟弗棘弗遲然後愛民之  
仁推而爲創物之智而咸服其精故三尺之箭五十之餅  
不贏不虧以正以平晝夜晷刻申縮合度可以測陰陽寒

卷一百六十八  
九  
暑四時之運行凡任於茲者盍思古人挈壺氏之有職前  
賢蓮花漏之有銘後之視今今之視昔亦庶幾更點之分  
明矣

尊經閣銘

明 章 懋

有閣峩峩屹立儒宮上摩奎宿下拱文峯閣中何有有圖  
有籍龍牒龜文蟲篆鳥跡外史所掌廣宇所司九流七略  
並蓄無遺翠蘊丹函牙籤寶軸簡蠹香芸編殘汗竹竹  
有書莫尊於經聖筆刪定萬世典型易象春秋詩書禮  
法言大訓灑灑靈靈世遠人亡斯文在茲何以  
是師丹碧輝煌匪閣之美昭昭人文天經地

匪閣之崇洋洋聖道蟠極蒼穹閣以藏書象彼東壁於經  
斯尊視此銘刻

贊

三高贊

宋 朱 臨

矯矯朱公當世英雄卓然先識力邁成功稱也不  
旋凶越壤千軍  
千載清風 范

翹翹季鷹江東志士抗心世務儉首庶幾時多艱無日  
昇平秋風動地鱣鯨馳情載惟羊酪不似尊羹終為故國  
江水長清 張翰

笑笑魯望志履疎曠時謂散人自比元亮清不取耕食不  
輟釀菘笠扁舟煙雲白浪皓首叢書焦心絕唱遺編如新  
可見高尚

十二先生贊

宋史浩

蓬萊黃先生

商於六里肥遯四賢公居其間美行卓然時乎一出羽翼  
翩翩漢祚四百由茲卜年

大梅梅先生

堂堂偉人漢世之杰方時昏昏上書剴切退伏市門或來  
明越我遊大梅尚想忠烈

石臺葛先生

公遊宇內蹤跡殆徧一月于江無處不見大隱石臺波光  
如練出入丹林清可觀面

石窗賀先生

道既不逢去當勇決野服黃冠孰能羈繼鄞水烟波鏡湖  
風月高標凜凜濯世執執

大隱楊先生

道契皇王德參天地俯仰觀察出處一致三聘及時疾驅  
遠避齊魯大臣公其無二

慈溪杜先生

猗歟高節抱道弗違下視流俗突梯脂韋荆國之清叩其  
元微九原可作非公誰歸

雨水王先生

生負大才棲於雨水雖有聲名且無生理陋巷簞瓢王公  
知已百世聞風莫不興起

西湖樓先生

翁臨西蜀一化南閩公以是教作成吾鄞逮今士子  
彬彬收功貽厥世有顯人

桃源王先生

公修隱德約處桃源文肩李杜行踵淵騫教

滿門天之報施煌煌後昆

望春王先生

使若入境金橋是求公責以義彼實懷羞晚使作邑投劾  
歸休鄧城彭澤千載同流

湖西周先生

宦遊寡偶不如投閒言之孔易行則惟艱公乎勇退雖文譽  
未斑藁月蘋風誰復追攀

奉化孫先生

朱梁僭竊公憤憤恥仕避民服年著甲子寥寥唐末有茲  
義士遺編雖存惜無信史

八賢贊

宋 王應麟

童判子

賢哉若人儒行塵蹟佛友神順展也贊德我興視世口齟  
心距居市不市前言匪激

蔣璿

學必以己義榮道腴博觀約守智吞石渠良朋問疑詡經  
未蕪誰其似之子雲林間

王茂剛

夢吞三畫韞玉山棲象外繫表捐筌棄蹄心學自得  
與嗜緒言不傳林深草萋

顧主簿

口行體髓白賁素履忠信篤敬行乎州里其德如蘭薰我  
晉鄙漢之長者周之吉士

李宗質

蓋悉純孝其感以天昔朱今李盛事光前緜不華髮介以  
香年孰補南陔彰善旌賢

李猷黃子游

信義之重死生如一求諸古人樂布脂習偉哉一士卓行  
特立砥訓薄俗百世矜式

陳之翰



如璧賤金如土不億不信莫予敢侮誠於為善君子  
所予彼畫攫者羞愧汗雨

東陽十孝子贊

明宋濂

十孝者皆東陽人其事載於郡乘為詳予讀書之暇因  
竊其異天同極之恩而為之贊以風世之為人子者

古有

是為  
類  
忽當空見此像日千載之下禮憲淪胥豈獨  
行泣道問我君我師  
是為  
類  
忽當空見此像日千載之下禮憲淪胥豈獨

如有廟嚴嚴春秋是祀用典薄夫俱作孝子

吳斯敦

有孝者斯峴山之阿父罪當誅兒心奈何自非吾親曷從  
生我我寧隕身父死烏可九關戕戕虎豹斷斷泣血上蒼  
願易以身王用爾恤卒全父命更旌爾門風彼不令池波  
齋淪宰木扶疎清風肅然逝者下車

晉許孜

嗟嗟許生實孝於親胡風木不停邁此難屯轉車既載負  
土築墳我親我塏敢曰勸彼鄉民手胼足胝我不為幸也  
筭猶存几筵不改惕然念之吾親何在秋霜凝凝春雨

激父兮母兮得無苦寒與饑兒既不可見寧能不念茲天  
高可極此情極極獨鹿不憫我觸我松柏嗟嗟許生厲志  
不移終身之慕於子見之

唐馮子華

緬彼孝馮結廬墓傍思親不見欲與俱亡白日寥寥悲風  
四起蒲伏號呼哀徹心髓天錫嘉瑞慰我孝思有噉斯兔  
有燁斯芝孝馮曰噫吾焉用汝九京莫與百瑞奚補惟爾  
孝子樹我世防雖歷萬祀厥德彌章自公之亡肯公者幾  
茫茫堪輿孰非人子

唐應先

卓哉至行衆人所難眷我應君校泌沈澗親之云亡中心  
咽塞雖草生髮間何暇束櫛昔處膝下其樂泱泱今我來  
思但見白楊彼蒼者天曷不我憫苟可從之我生奚恤爾  
心之苦爾行之優雙闕我幾卒承天休

唐唐君佐

唐氏之子以孝行聞生死一節弗岐弗分惟思親弗置鞠  
明究曠誰無父母以樂以愉今我何罪獨行次且我罪之  
深我宜隕墜胡獨使我親先彼朝露昊天不弔直至於斯  
渺渺音容如何弗思官用褒旌封章在舍匪私爾一人式  
勸來者



唐陳太竭

滿洞之內有氏曰陳親沒居廬衰麻終身心劬形瘵杖而後起一氣如絲去死無幾朝哭如吞暮哭尤不忍聞松風簫籥林鳥嚶嚶來助予之悲號遐思弗寧起奠我爵果肴在前烏鳥為之不啄世渚失防頽波滉漾我思古人古人焉往

宋董少舒

有傳董君父以令終躬負厥土馬鬣其封四郊無人敢踐如水黑騰潛與其臨如鬼董君出廬擁墳撫磨長哀無聲日兮月兮能照下土寧不憫我拮

入九泉奉我父母靈芝煌煌駿發爾祥蓋紫韜黃於燁有

光有倬董君德馨斯不忘

宋金景文

澱水之州三山之坡下有孝子孝如之何父疾在首頷天請代願萃於身我親罔害母棺未窆執鑪以前天光下燭五色燦然五色之燦未足為偉怪也寧風勿犯其單荷匪中忱曷以臻此綿代是師於戲孝子

宋賈南金

孝道之弘百行所從誰與賈氏實敦古風生弗離親歿安可棄忍令親之玉體為泉所閉晝雖不之見接以夢寐夢

東傳清江通志 卷之六  
中相見宛其未死覺後求之寒燈在几得不慨茲潛潛墮  
淚眷爾孝德閱我章逢樞蠟其貌黼黻其躬父子相軋或  
不相容我述贊辭用發民衷

中興宗忠簡公畫像贊

明 蘇伯衡

公之方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  
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  
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度河之志未酬  
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  
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  
拜遺像而悲吒也

先賢贊

明 黃潛

大里黃先生公

商山逸老秦坑遺儒權時一出卒定漢儲紫芝罷歌黃真  
封土音容寥寥名高千古

中丞任先生奕

崑子遺風人恬隱逸避秦逃漢終我聲跡德輝日麗文藻  
春榮名高位顯達哉中丞

仲寧虞先生墓

先君仕吳先生值晉三名不起孰知其蘊水操淵學海度  
風襟丹青莫尚煥乎志林

侍中虞先生荔

學明王道文冠士林臺城阨運莫遂初心一弟仕陳冰雪  
同操二子興唐奎璧聯耀

文懿虞先生世南

家傳懿學宦顯明廷褒嘉五絕獻納一誠公生也榮百年  
蓬瀛公歿也寧千載昭陵

秘監賀先生知章

夢遊紫府蟬蛻禁林風月觴咏雲水身心李仙夜郎紅老  
西蜀賢哉先生鑑湖一曲

大隱楊先生適

羽翼漢嗣賓客唐儲黃勉四皓賀鍾二疏道在先生不  
不皓宋鶴莫羈四明一老

慈溪杜先生醇

先生有道不求人知耕漁養親德行可師鄭慈建學荆公  
起之二邑文風大盛於斯

鄞江王先生致

天佑先生富道而貧妻收遺種子拾墮薪避世憂民介甫  
稱仁左楊右杜鼎峙吾鄞

正議樓先生郁

仁乎正議箠瓢屨空春風鄉校時雨名公晚遺祿養邈爾

雲鴻本支百世子孫其逢

桃源王先生說

鄞江嫡傳尊稱桃源光啓書院宸翰昭宣逸美四賢鄉祠  
赫赫流慶後昆君子之澤

清敏豐先生稷

水衡之歌始慰穀城章蔡之疏終忤祐陵正大之學貞勁  
之節元祐一網崇寧一轍

殖德林先生疇

事親而孝與人而忠明於知德終始了翁紹興賢生  
高金祀公於天聖人心

特進林先生保

贊政帥幕活殍實多遠跡權門立朝幾何中興龜鑑帝心  
允惻鄉飲酒禮天下是式

憲敏高先生閱

卓乎憲敏受學龜山名和之對君心之問忤時東歸推衍  
麟史文獻相承亦有孫子

萬竹高先生元之

五舉不第授業門人九駮見志虛墓終身萬竹森嚴萬卷  
沉酣實多著述允矣茶甘

忠定史丞相澹

學明天人四十始仕善政嘉猷允光青史上而八行下而  
三相承緒惟公賢者氣象

支節魏學士祀

公在南宋名德煌煌使金似彌鄰國猶未附徑未荒潘輿  
是悅觴政詩郵碧溪風月

文靖舒先生璘

先生之學自陸而朱融會貫通卒為大儒美境佳趣風雨  
傲牀師模後進煦然春陽

端憲沈先生煥

偉哉端憲本於躬行師道尊嚴郡國是倡已

二任重道遠名昭百世

慈湖楊先生簡

慈湖啓教象山是宗一誠貫徹萬象昭融德民若神處已  
卽易巍然祠宮四方是式

正獻袁先生燮

有鄞儒族自高而元道隆正獻裕後之前並鑠著述天地  
其心曾無君子後學奚歛

敷文汪學士大猷

孩提講經客訝秀穎童蒙休官賜諡華靖惟時學士一勇  
二勇風節酷似有光四明

文懿陳學士居仁

公之事功先定大計公之文章首見兩制委蛇鳳池前父  
後子世綸名堂光賁來嗣

宣獻樓學士鑰

隆興擢第歷事三宗初陳黨禍卒忤奸雄飄然居闕曉登  
台位行已大端淵乎攻媿

迂齋樓先生昉

先生之文汪洋淵永援據典確風止水靜泝其體裁  
東萊諸文訣雲漢昭回

正齋袁先生甫

巍巍正憲作聖有功摧魁嘉定蹇蹇匪躬禽鳥春風三樂  
攸同高山景行允矣儒宗

深寧王先生應麟

春秋絕筆瑞應在麟宋祚訖錄瑞應在人尼父泣麟先生  
自泣出匪其時吁嗟何及

文潔黃先生震

仰惟宗人生值宋季程朱是師今古聖記尊其所聞行其  
所知逢時孔艱厥德普施

進士袁公鏞

確乎其誠浩然其氣通貫神明充塞天地一身成仁闔門



東仙湖江通志 卷之八  
死義孤忠奇節光昭後世

剡原戴先生表元

有宋遺老避世投閒先生穎出薰陶其間商鼎周彝古雅  
清奇規模後學望重當時

松鄉任先生士元

純乎先生兩手文章講道吳越納交公卿鬱鬱松鄉飄飄  
松雪出處雖殊歲寒一節

文清袁先生桷

四明文獻宋斯唐虞在元宦達惟公一夔祖  
有像流水高山吁嗟絕響

畏齋程先生端禮

考亭鳴道先生有傳墳倡箎和伯仲後先佐王之才希聖  
之學四方仰之二程出洛

奉川陳先生極

煌煌列祖繩繩進士風節蟬聯卓冠宋史先生父子家學  
有傳千載直筆通鑑續編

象山錢尚書唐

飛龍在天見龍在田千載際遇四方晏安輔翼斯民閑衛  
斯道生死以之國朝一老

長史桂先生志良

沉霧晦冥元豹藏形太陽朝升丹鳳斯鳴躬隱書堂達登上相際遇有時大儒德行

忠襄金尚書忠

時窮則隱時通斯貴帷幄有功考終祿位居不甲第墓不穹碑生順死安前戒後規

名宦贊

明黃潤玉

越大夫文公種

飄飄鳧鷖五湖扁舟遲遲桑梓一劍屬鏤長頸烏喙隆準龍顏功名之際古今所難

刺史黃公晟

四海擾攘公奮於鄉姻錢楚董賊保一方梁帝唐漢錢王一坏宿草百世流芳

知郡李公夷庚

郡有鄉校開元之詔公在天禧定學遷廟左壇右宮絃誦颯颯英才輩出翳公之功

忠肅陳公瓚

視日不瞬知其向君乘舟莫諭知其敗羣責沈有文愧不識程尊堯有集嚴乎鬪荆

置制仇公愈

建炎兵燹城復於隍獨存禮殿巋然靈光捐俸給田漸遷

善貫公之德星奎壁輝煥

忠定鄭公清之

大啓穆陵公與有功端平之政四方嚮風建節鄉邦增光  
學校書院祀師有裨名教

郡守王公璉

國之遺老時之清臣政教兩盡風俗一新富貴不淫患難  
奚恤神明其心始終厥德

郡守鄭公珞

仲弓之資仲由之學堯尊五美端屏四惡士安於  
其生頌聲洋溢沒世不忘

辭

懷忠堂辭 并序

宋 王 炎

顏魯公知湖州作放生池刻碑池上其碑現存碑畔存魯  
公祠堂題曰懷忠北山程公作楚辭一章刻石廡下其辭  
甚古然未盡事實因以辭續之辭曰

跋逸駕兮前修佩武符兮典州迹已陳兮德新可敬而可  
慕兮幾春秋意其存兮闕於萬年之原謂其逝兮乃在羅  
浮之巔奮忠貞兮取義貫濊娥兮爛然臨塵寰兮上征揮  
八極兮爲仙黃鵠脫駮兮素蚪停駟幾弭節兮合遺命而  
來顧高弁蒼蒼兮清苕瀾瀾公來遊兮湖山增美遊觀罷

分來歸有浦與河兮清冷之池魚鳥懷生兮欣欣焉其有  
依銀鈎蠶尾兮燦翠珉而陸離絃琴兮擊鼓羞羔豚兮酌  
醕跪起以薦兮願公燕喜公燕喜兮吾民樂康却災沴兮  
蠲除不祥雲來兮萬祀蒸嘗兮不忘

思媿人辭 并序

明 宋 濂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  
欲學孔子者必自公始公骨雖朽著書猶存古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必有其  
人托物引類作媿人辭辭曰

惟媿人之惜媿兮賦媿質於自然修蛾規而凝黛兮  
轉以成聯妥鬢髮而如雲兮屢輔巧以承顙纖腰秀頸若  
鮮卑兮容都曼而體便娟寶璐繁而右繞兮桂微墮以半  
偏懸明月以綴佩兮錯木難而傅冠向瑤臺而微步兮意  
澹靜以貞閒宓妃折芳馨以相遺兮復容與乎江干勢翻  
翻其寒舉兮若游龍之在淵胡人間不可以久留兮遂凌  
寫乎高寒馮道紀以爲御兮鍊大和而爲塗徑驅馭於陽  
陰兮時上下乎星辰歎子生之何晚兮不一覩於芳儀念  
妙妍之鮮雙兮邈邈感而會思歎愁悴而委情兮氣滯滯  
以如炊道苟可以選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嶮嶮而騁望  
兮正晨遡之蒼涼氣晴豁而問閭兮莽山川之縱橫樹輪

盤糾而傑虎兮菹草雜靡以相望搜狐思羣而永嗥兮文  
鶴慕類以徐翔企精爽之不棟兮空雲龍之將將蹇侏侏  
而望絕兮曜靈召其西藏降崇邱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  
東歸向闌楯而徙倚兮境外嬰而愁內滋新蟾皎以出天  
兮想纖美之曲眉繁星爛而成文兮懷緜帔之陸離蒼瀨  
霏落而無滓兮思玉體之弗緇拂蘭袖而起步兮復經緯  
乎穴庭苦鴟鵂之離靡兮厭習蟲之薨薨撼戶櫛以悲側  
兮惕爨客而弗自勝轉曲編而入堂壺兮辟獨淫對兮露  
燈燈影搖曳而如鳥旒兮象中心之靡寧冥冥若而驚  
吠兮耳恍聞於楚音疾倒屣以啓關兮騰回葉其  
綿綿而莫扞兮托幽寄於瑤琴聲嗚咽而思深兮類孤鶴  
之鳴陰更寂寞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枕衾而就榻  
兮期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兮橋有物而衡中息纏  
纏以方微兮魂翕翕而上征造旬始而謁太儀兮羣靈續  
其若叢氛旄浴以隨焱兮鳳旂沛而嬰空馭象車而乘虬  
節兮鞭列缺以斥豐隆豹羆熊幡聿皇以奮兮櫻流紆瀟  
鬱以相蒙左搗右衛動以弼張兮倏伸倚淵雲溢而雷春  
回穴幡纏汨以焮歛兮吸嘖瀟率謁以蒙鴻穆眇眇以前  
邁兮翩盼盼而弗止莽冥冥以無垠兮勢皇皇而迤靡超  
氛埃而淑郵兮竟按轡乎朱陵長麗舉噶以向日兮有赫

氏之華文揚芒燦以上焱兮繁重離之丹門炫赤玉之寶  
章兮列八龍之威神焱東趨於蒼極兮青瑀紛其並迎羣  
仙衍衍以方饗兮奏靈和之鳳笙四酬芬而凍歆兮暈玉  
色而帶頰揖素威以升皓宮兮盼四極之浮浮葶收顧余  
而破顏兮錫鏤瓊之華鈎謂貞白以自守兮合左契於伊  
周折寒門而燭元真兮朔風颯颯以吹裘有夫元巾而環  
甲兮握靈光以爲驅重陰互而未啓兮肅元氣之幽幽四  
方非不可居兮悵所思之莫余都馳兩轂如飛九兮又誰  
滔而遐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兮子何爲兮獨悲若彼中天  
之有居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庶我愆於

恒素怡恍惚以從之兮駕剛鷲以徑度宵光炎之靈所兮  
繼繼鬱決而不可正視凋臺彤楹屹以上起兮瀏濫弘恂  
雲譎而波詭連卷櫺旎杳以軋芴兮歲魁幼眇蠹以高峙  
中洞房之沕穆兮乃燉人之幽居使曼姬爲予通訊兮儼  
再拜乎堂垂習朱扉之洞開兮侈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  
不足以爲喻兮光耀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勤勤  
而告余曰靈降靈兮昭質弗泯母染穢穢兮昧厥施細約  
倫兮曳蕙旒結蕙纒兮張椒幃兮柱漿兮嚙蓀糜索細繩  
兮埴揭車集衆芳以遠蒸兮羗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  
兮兮書擊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兮陶去幽而開寤雖

之盈耳兮逸若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沉思兮頤獨處  
而綠戾也誠因言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而  
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彝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人而繫  
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冊之昭如日叅驗於厥躬兮若  
面命而耳提跛鼈之嬰姍兮固難齊於六驥能孳孳而弗  
怠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駘而力單兮敢不沾沾而奮  
厲帶鈎矩而佩衡兮撤部蒙而祛尉期有形以必踐兮始  
俯仰其無愧縱不得媿人以與之遊兮又何異同功而並  
世

青山辭

明

青山崔崔白雲溶溶我疑其中仙人所居風馬雲輿霓旌  
羽幢游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沖我本金華  
牧羊之童口頌藥笈有聲如鐘震撼巖壑無礙不通謫居  
下土黃塵濛濛五色之文布滿西東秋高露清陟彼危峰  
呼吸元氣精神內融嘯傲萬物後天而終

襟著

五洩山水志

宋 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接武義東接浦  
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齋謝元卿常以採藥入其中而宋  
刁景純吳處厚亦頗遊焉自西坑嶺入過過龍橋北行二

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水由溪而前徑  
小潭傍有礁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  
墮又行二里所地稍夸曠怪石四瞰峰巒環列獻狀其紋  
縈繁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  
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白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  
若笙竽泉西流匯爲小窪瑩澈泓澄毫髮不隱儻魚數尾  
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  
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巖壁巖  
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驟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二十  
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

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  
水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  
巖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  
傾滾成白簾澗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旁石崖  
峭立蒼壁鱗鱗時有水珠漣漣滴下旋旋滴於此  
遇禱時或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過龍橋至  
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豁其中勝  
致難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  
至莫詳也尋徑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  
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頂名鉢盂峰或曰肖東甌



雁蕩又名雁蕩峰遵雁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  
屹如人立者名玉女峰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峰其  
他諸峰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  
折度略約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常降龍於  
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  
二十丈怒暴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  
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輓雷人笑語咫尺  
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皆撼  
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禱龍者其多矣如西潭  
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閣山村

葦間有平阜數百畝可耕漑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  
石鼓足頓之聲粲然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眈之正黑  
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倚釜面  
廣而底做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  
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  
線繩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  
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懼為病第四潭成不敢往  
或有以絢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樞木其形大  
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常  
釣於潭得龍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曰龍

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卽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五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問士對

三國吳 朱育

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君而未有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睹盛美有日矣書於屏幃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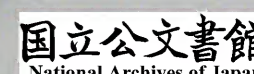
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耶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濟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岳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闕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無辜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

報警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  
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軍嫗行足厲俗自揚  
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  
畏強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  
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謨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  
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畢  
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  
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  
據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上虞蔡母俊拔濟晉郡晉士  
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雲曹史

條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  
督盜賊餘姚伍隆劉歛侯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  
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  
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  
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  
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愆是  
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河江流投水而  
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穎川有巢許  
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紛於此足矣翻  
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

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  
非太伯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  
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鄆大里黃公潔已暴  
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  
姚巖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備就矯手不  
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  
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詰言也賢者非君不  
太守未之謂也潁陽府君曰御史所云何也  
已下書在寧請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  
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曰

中微委官棄祿遁跡黔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  
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蹇諤  
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賂統其淵懿純德則太  
子少傅山陰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  
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  
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繁盛則御史中丞句  
章任爽都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華若春榮處士鄧  
盧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救山陰和庚上虞樊正  
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  
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



昔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有  
對曰劉賈爲荆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  
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  
地爲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  
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  
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  
以至今歲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  
歲在丁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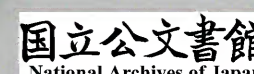
越問 有序

宋孫 因

莊烏越人也仕楚而爲越吟夏統越士也入洛而爲越  
唱越俗之好吟咏其來尚矣亦聞有大述作者乎蘭亭  
有序修禊事也金庭刻銘愛輕舉也康樂山居之賦陶  
性情也微之妙宅之詩寫物景也若是者謂之大述作  
可乎曰未也若昔河東柳先生蒼翠二河之遺事網羅  
千古之異聞作爲晉問以昭來世斯文也可謂大述作  
矣先生晉人也居晉土習晉事爲晉問職也晉有堯之  
遺風不可以有加矣居乎越者亦知越之事可與晉方  
駕乎晉堯都也越舜禹之邦也古有三聖人越兼其二  
焉加以種蠡之所經營王謝之所棲隱司馬遷李太白

杜少陵之所游覽以至國朝諸名賢之所流咏班班可  
考而大述作未聞也惟紹興間狀元王公以幕府元僚  
操筆作賦搜奇抉異雄麗卓偉雜用二京三都晉問體  
蓋自有會稽以來之大述作也然嘗熟復詳繹其間猶  
未能無遺恨焉何者越之四封最為廣袤南踰句無北  
盼禦兒東至於鄞西盡姑蔑至後漢時提封尚數千里  
今之越雖非昔之越然都督一道封疆猶不為狹而斯  
賦所錄止及境內之山川此其遺恨一也會稽土產  
宜以金錫竹箭為稱首職方氏九牧之首莫先焉  
錫竹箭戎備所資非其他一草一木比正當表

而是賦所述乃雜舉夫菰秫桑蠶楓松桐梓雞頭鴨脚  
馬乳鳧茨木蘭梅榴園蔬木菌之屬他郡獨無之乎此  
其遺恨二也並海魚鹽之饒東南大計仰焉柳河東晉  
問於魚鹽二物各為專條以侈其富饒鋪張揚厲無慮  
數百字彼三河所出尚未敵海藏之什一也茲賦纔一  
語及之往往纖悉於赤鱗黃頰之族而矧略於縱壑之  
巨鱗搜羅乎餘糧石英之品而簡棄夫積雪之寶鹽此  
其遺恨三也紹興之初翠華巡幸駐鳴鑾者彌年寶履  
舜禹之故迹陞州為府冠以紀元且嘗就行殿舉大享  
禮中興之業於此乎濟可謂是邦曠絕之盛典而茲賦



俱不之及此其遺恨四也然自有越以來所謂大述作  
者獨此一賦而已王公作賦後五十七年有書生孫因  
自句章徙餘姚逍遙鹿亭樊榭間處越土為越民飽越  
飯酌越水每欲補越絕之所未載廣越賦之所未備而  
未能也又九年帥憲新安汪公衣繡衣持玉節森畫戟  
載朱幡臨制七郡四十二縣臺府多暇百廢具興輪奐  
恢闔山川改觀鯁生幸覩盛事竊謂越為大都府公有  
大規模以其大學問大力量寓於大建立大設中興  
百年所未覩也獨無大述作可乎宗工鉅儒之遺述  
人過客之題咏金石震耀繡繡周張韶華  
和所謂迹作亦一時之盛矣使張平子左太沖柳河東  
諸人見之將曰此大規模也談何容易他郡小小創置  
裁革則伐石為一記濡墨為一詩足矣獨施之越則不  
可越舜禹之邦也牧是邦者舜禹之臣也而可易言之  
乎愚不敏成越問一篇釐為一十五章凡三千九百五  
十字借楚辭體而去其楚辭容什之楚倣晉問意而削  
其詰屈聱牙之製非足以發揚會稽之盛庶幾附郡志  
之末云

典午氏之盛時兮余鼻祖曰子荆謀樂郊以隱居兮颺激  
石之清名有聞孫曰承公兮嘗令鄞與餘姚愛會稽之山

水兮爰徙家於茲城當永和之九年兮惠風暢夫春莫借  
王謝之諸公兮會修禊於蘭亭賦臨流之五言兮寄幽尋  
之逸興泛迴沼倚修竹兮松風落而泠泠維興公尤好事  
兮作流觴之後序助逸少之高致兮齊芳譽於難兄既乃  
登陸而游兮歷天台與四明漱飛瀑於筆端兮遺擲地之  
金聲余自句章而徙姚兮倏綿歷乎十稔慨風流之浸邈  
兮幸猶爲夫越氓掬清泉之潺湲兮友過雲之溶洩  
榭之杳靄兮棲石牕之瓏玲客有過余兮謂余懷古兮  
古世爲越人兮胡不志夫越之風土余謝不能兮  
而縷數前有靈符之記兮後有龜齡之賦

迹兮時亦隨夫所退儻含臺而不斷兮將差余之

九嶷首有山鎮兮職方氏獨先會稽射祥光於斗分兮占  
星紀於天倪牽牛炳其初躔兮屈須女之七度少陽當其  
正位兮爲萬物之潔齊南控引乎閩粵兮北連亘乎鉅海  
日出扶桑之隅兮風行浙河之西山峴其中蟠兮羅干  
岳以爲障三江匯而考注兮渺萬壑以爲豁洞天哈呀以  
連雲兮俯九垓其如芥洪濤沸渭以拍天兮轟三軍之鼓  
鑿宅臥龍之宮堯兮轟城屹其環繞帶平湖之浩漚兮雲  
鏡鑄而天低闕陵門而四達兮八風颯其逝至飛翼樓而



舞空兮天門沈其可梯提封方數千里兮運甌吳於掌上  
七郡四十餘縣兮歸中權之總提茲古今之大都會兮爲  
九牧之冠冕設天地之設險兮他郡寧得而攀躋客曰偉  
哉山川之信美兮其無慊然吾聞固國兮不以山谿之險  
右封

觀地之所宜兮惟金錫之最良貢品肇於有妣兮暨蒼姬  
而加詳雖歷代之所珍兮稟英氣其猶秘歐冶子之神奇  
兮爰採取而鍊淬剖赤堇而出錫兮山色變而無雲湧  
耶之銅液兮俯不見夫潛鱗鑄嶺岌其插天兮冶其  
寒冽前豐隆爲擊橐兮後兩師爲灑塵發銅牛之藏

赭林麓以炊炭弃右冶之餘滓兮草木爲之焦爛炎煙漲  
乎銅孤兮寒光浮乎鍊塘越砥妥其斂鐸兮鑄浦沸其若  
湯合衆靈而成器兮爲寶劍凡有五曰湛盧與巨闕兮蓋  
珍名之最著旣屬之善相之薛燭兮復謀之南林之處女  
水試則斷蛟螭兮陸用而刺犀虎掃摠兮使漸滅兮伏蚩  
尤使奔怖豈吳鈞之敢抗兮非燕函之能禦客曰偉哉利  
器兮誠爲越國之珍斯劍客之喜談兮非文種之願聞  
金錫

維苗山之竹箭兮稟勁氣於乾坤實東南之美材兮聲價  
等乎瑤琨良工相夫陰陽兮加利鏃以爲矢習國人於射

噴兮震電激而星奔挾之以六千之君子兮從之以八千  
子弟可以償方張之闔閭兮走善射之樓煩彼羣仙之  
言聚兮亦以射而為樂登石室之射堂兮射東嶽而的白  
丁令威為拾箭兮山上下以求索獲遺鏃於樵夫兮償以  
樵風之南北客曰異哉斯事兮誠振古之怪奇然越人之  
彎弓兮則談笑而道之

右竹箭

百川會同滄海兮浩不知夫津涯吐雲濤以潤  
御而渺瀰藏巨靈之晶屬兮見天吳之惚恍  
幾兮涵百怪之鱗鱗巨魚出沒其中兮不  
浪沫以成霧兮噓雲氣以成霓任公子之

十牯以為餌閱期年而得魚兮牽巨鈞而下之  
刺天兮白波湧而山立膏流溢而為淵兮顛骨積而成坻  
自浙水以東兮無不饜若魚之肉彼赤鱗黃領何足數兮  
又況梅魚與桃魴維天地之寶藏兮有煮海之嵯鹽曝曜  
靈以攄沙兮浮蓮的以試海編質替以為樂兮處烈焰而  
不灼霜銚倏其凝五兮雪捲風其的饜若海若之不愛寶  
兮豐功被乎天下抑造化之自然兮江人為之方假客曰  
富哉魚鹽兮北越國之寶也足特以利言兮吾願聞其上  
者

右魚鹽

越人生長澤國兮其操舟也若神有習流之二千兮以沼

吳而策勳尋筮澤以濟涉兮北渡淮而盟會擅航鳥之長  
技兮水犀爲之遊巡洋海救東甌兮有握節之嚴助治船  
水戰兮榮衣錦於買臣渡浙江而普衆兮會稽之內史  
率水師以拒戰兮凌江之將軍坐大船若山兮公苗山陰  
之傑汎波襲番禺兮季高永興之人想萬艘之並進兮紛  
青龍與赤雀風帆倏忽千里兮駕巨浪如飛雲今競渡其  
遺俗兮習便駛以捷疾觀者動心駭目兮相雜襲如魚鱗  
客曰盛哉舟楫兮他郡孰加於越然同濟或不同心兮請  
置此而新其說 右舟楫

揚州之種宜稻兮越土最其所宜稷種居其十六兮又稻  
品之最奇自海上以漂來兮伊仙公之遺育別黃浦與金  
匱兮紫珠貫而纍纍酒人取以爲釀兮辨五齊以致用清  
鏡流之香潔兮貯秘色之新甕助知章之高興兮眼花眠  
乎水底俯謝傅之雅游兮陶丹俯而哦詩集羣賢以觴詠  
兮浮罰觥乎子敬指鳴蛙爲鼓吹兮暢獨酌於惟珪斯越  
酒之醞藉兮非宜城中山之比別投醪之醇德兮能使勇  
氣百倍於熊羆客曰旨哉越釀兮固越俗之所怡然自征  
權之法行兮安得薛戎而蠲之 右越釀

日鑄山之英氣兮既發越於鎮耶地靈洩而不盡兮復薰  
蒸於草芽雖名出之最晚兮爲江南之第一視紫筍若奴

臺兮又何論乎石花雜瑞龍之為品兮與此山以栢亞意  
 山脉之貫通兮仙種同乎一家汲西巖之清泉兮松風生  
 乎石鼎滋芳液於靈襟兮沆瀣集乎齒牙歐公錄之歸田  
 兮蘇仙流諸佳咏伯玉註於詩版兮文正賞其甘華至雁  
 塔與花鴨兮固郡志之所載若餘姚之瀑布兮尤茶經之  
 所誇嗟陸羽之不逢兮宜鑑味之絕少世方貴夫建茗兮  
 孰有知夫越茶客曰世非不知兮顧茗禁之已苛亦謂其  
 不盡知兮姑舍是而言他

右越茶

繫剡藤之為紙兮品居上者有三蓋條箋之類兮  
 楮之可叅在晉而名側理兮儲郡庫以九萬計

顯兮蒙詩翁之賞談加越石以萬杵兮光色透於金版近  
 不數夫杭由兮遠孰稱夫池蘭半山愛其短樣兮東坡嗜  
 夫竹展薛君封以千戶兮元章用司筆硯數其德有五兮  
 以纈滑而為首發墨養筆鋒兮性不蠶而耐久惜昌黎之  
 未見兮姓先生而為楮使元輿之及知兮又何悲剡藤之  
 有客曰熾哉越紙兮有大造於斯文然世方好楮而玉兮  
 又烏知乎此君

右越紙

陽明太元之天兮乃羣仙之所游有金堂與玉室兮挹方  
 丈與瀛洲伯經得道泉兮乘雲氣於木杪仙公韜光丹井  
 兮發函書於船頭騎青驪以入市兮薊子訓之賣藥切鱗

魚以作鱸兮介元則之垂鈎弘景寄跡釣槎兮隱吏棲於  
栢市廣信駕龍白日兮羽人萃於丹邱擷芝草以爲侶兮  
左元放之金液餐桂屑而飲水兮范少伯之扁舟煉日精  
以回形兮虞翁色若嬰孺位上清而標籍兮思元跡混俗  
流巖青能服石髓兮終斷穀而輕舉伯陽煉成神丹兮雖  
蛻形而不留御天風而上征兮與日月以齊壽皆地勝之  
所招兮舉塵寰而少仇容曰神仙信有兮特秘怪而難求  
吾聞越多隱君子兮試詳言而旁搜 右神仙  
謝隱士當少微兮精神見乎天文嚴子陵應客星  
動夫至尊居劍下以高潔兮戴安道之父子游嵩

隱兮孔述睿之弟昆郤米餉而不受兮朱百年之夫婦愛  
肥遯以就閒兮阮萬齡之祖孫閉蓬宇以觀書兮淳之棲  
於窈岫輕白璧而不盼兮景齊隱於日門扣藥船而引聲  
兮歌競傳於仲御漁鏡湖以賦詩兮島尚號於方干黃公  
列乎四皓兮成定儲之羽翼精康備於七賢兮著養生之  
至言王子猷詠招隱兮愛山陰之竹種謝靈運賦山居兮  
采地黃與溪蓀著紹義坐巖石兮弘之志不在釣施豹席  
與櫻齋兮志和豈羨夫回軒彼皆不事王侯以高尚而辟  
世亦地氣之所鍾兮多秀水與名山客曰士各有志兮斯  
固古之逸民夫何欲潔其身兮弗念君臣之大倫 右隱逸

昔勾踐兮思報吳問國政兮五大夫辟田野兮實倉府訪  
 疾苦兮字幼孤抱冰兮握火置膽兮坐臥承菽兮與葛側  
 席兮闔左觴酒豆肉兮必均其施樂不盡聲兮食不致味  
 鷺鳥匿形兮踰二十祀吳無稻蟹兮越有地利一朝興師  
 兮三戰得志姑蘇既墟兮橫行淮泗伯東諸侯兮賀貢畢  
 致赫然雋功兮又何可議客曰異哉兮彼長頸而烏喙如  
 其可與其樂兮何鴟夷之遠避 右勾踐

帝舜生於姚邱兮地近夷而居東母握登感天瑞兮  
 光於大虹歷山其所耕稼兮陶漁皆有遺迹二女  
 汭兮百官備而景從大禹巡於黼山兮會羣臣而

玉帛者萬國兮戮後至之防風託菲飲以名泉兮鑿了溪  
 而宅工發金簡於不匱兮藏秘圖於山中望邑名夫虞姚  
 兮山靈護夫禹穴儼廟貌於千古兮遺化被於無窮繫帝  
 王之所在兮宜風俗之近古習孝悌與勤儉兮亦好遜而  
 尚忠客曰於戲大哉兮又何可以比隆然有為者亦若是  
 兮豈無與舜禹之事同 右舜禹

維六飛之南渡兮潢濤江以東歷後舜禹三千年兮履舜  
 禹之遺跡駐翠蹕以彌年兮因改元而頒詔爰陞州為府  
 兮冠紹興之大號舉大享之上儀兮卽行闕而歲祀視總  
 章與重屋兮亦庶幾其遺意登堂而望稽嶺兮懷克勤之

令德留建炎之御製兮彰復古之素志  
 承上虞之囊封兮終然法乎舜禪  
 山鬱葱以蜿蜒兮鍾禹陵之佳氣  
 御香四時來下兮道冠蓋以相望  
 拱觚稜於雲闕兮儼威顏而大  
 咫尺百年之父老兮及親逢乎  
 盛事想天民之視阜兮與虞夏  
 而同治客曰幸游舜禹之邦兮  
 復逢舜禹之君然德無舜禹之  
 臣兮孰能牧舜禹之民

右賦題

自大駕之西幸兮府遂為於近藩  
 賜行殿為府治兮舊規兮因舊宇  
 以為安朱忠靖繼剖符兮屹且  
 趙忠簡亦相望兮凜清風而獨  
 寒忠定王之來兮

道之四禩捐帑以置義租兮闢宮  
 而祠先賢諒棠陰之蔽芾兮思  
 召伯其如憇宜大封於是邦兮  
 良天道之好還後五十餘年兮  
 誰儼美以增飾維我新安公兮  
 驚逸駕而獨攀剖滯訟如漸流  
 兮召雨暘如應響使百城俱案  
 堵兮令滄海無驚瀾立吏瞻於  
 秋霜兮洽民氣於春澤出千將  
 於寶匣兮照沆瀣於銅盤圖扉  
 鞠為茂草兮麥岐藹其連秀令  
 修戶庭之內兮民樂湖山之間  
 既修政而人悅兮文書省於幙  
 府新百廢以具興兮聳輪奐之  
 偉觀八邑不知有役兮一道不  
 知有費若天造而神設兮豈民  
 力之或煩化榛莽為宏麗兮敞  
 隘蔽為爽塏革蠹橈而雄壘兮  
 易朽腐

東傳江通志 卷之六十八  
而聖丹茲棟隆之規模分特於此乎小試非成毀之相仍  
兮數循環而無端鎮越歸乎中踞兮修廊翼其旁拱何獨  
斂夫散氣兮所以重夫中權巨扁揭乎雲霄兮鈎畫架乎  
星斗山靈爲之呵護兮珍光赫而屬天前方臺之月華兮  
後蓬萊之雲氣左燕春之凝香兮右清白之寒泉繞層城  
以拂雲兮開屏障於四面臥林影於雲察兮棲山光乎二  
軒吸平湖於酒杯兮浮翠峰於茗椀送歸鴻於  
飛鷗於海門動秋聲之撼撼兮泊晴嵐之  
夕照兮賔陽谷之朝暎上越王之危臺兮  
鷓鴣飛而地迴兮晴烟渺而天寬飛蓋游乎

煙之素練棹歌發乎中流兮浴明月於金盆麗譙湧乎青  
冥兮角聲起而寥亮佳山蔚其照眼兮洗萬里之陰霽新  
堤平而擬掌兮沸行歌以載路漕渠濬而舉鍾兮鼓千艘  
而駢闐雄威扁營疊創兮雷歡聲於貔虎津宮修貢闈關  
兮遂飛躍於魚鳶臺府煥而一新兮巖壑爲之改觀他人  
視之拱手兮公談笑而不難既游刃之有餘兮復善刀而  
藏用寂然若無所營兮湛中襟而清淵炷爐香而讀易兮  
悟至理於泰否託寄軒之柱刻兮等蓬廬於乾坤上方歲  
事明庭兮將入扈於豹尾如旌倪之借留兮紛截鐙以攀  
轅繫郢曲之寡和兮信蕭規之難繼民願公無遽歸兮帝



謂吾今召環雖卿月之暫駐兮幸臨照夫越土恐使星之  
遷次兮迫泰階之魁躔推治越之道治天下兮固我公之  
餘事然越人愛公如慈父母兮願託歌而永傳名乃斂衽  
肅容兮屏氣弗敢復言孫子於是濃墨大字兮終天越問  
之篇 右良牧

讀單鍰水利書

明徐獻忠

獻忠讀此書知東南水利莫詳於此今昔雖有少殊而源  
委蓄泄之大勢固猶同也今世吳江隄岸日益堙塞視錢  
建議之時又不知其幾何矣疏鑿之功固不能不為也  
州泄水之利自有不容以不講者夫溧澤之利固不

宣城引入九陽江諸湖之水東注震澤此單鍰所謂上源  
之患也明初鑿諸溧水石河遞引而北注而於五堰築成  
堅壩似乎太湖之患可泄矣然太湖之源實出於天目及  
宜興以西諸山方春夏水發之時洪流奔放悉注太湖五  
堰之害雖息而湖州之害固不可免也今吳江隄岸既不  
可復鑿豈可不思其泄注之故哉湖州泄河東抵平望幾  
一百二十里太湖之水半泄其間自運河以南諸溪港會  
同北流餘不諸溪及運河之水一派皆南出於石門一派  
出於阜林一派由嚴墓東南出諸嘉興一派東出王江涇  
一派出平望其間港汊經泄之處為民間所佔日漸狹小

而上源諸漾積受洪流之處漸至填塞為蘆埂圍築為藕  
 澤者又不知其幾也是可不為厲禁以防關閉之患哉大  
 抵歲多南風則水患多在姑蘇歲多北風則水患多在吳  
 興此又分別所加之患也防患之道自宜周詳故宋乾道  
 二年詔漕臣王炎相視開掘浙西世家新圍草蕩菱藕諸  
 陂及岸際圍築耕種者所至令守倅縣令同共措置淳熙  
 三年御史傅汝言近臣奏諸圍田壅塞水道之害務在禁  
 止此乃根本塞源之要術然豪右之家未有無所顧慮  
 羣意恣橫者聞浙西諸縣江湖草蕩計畝納錢利甚厚  
 給據付之望條約諸縣毋得給據與官民戶

患之道及今禁約猶可消滅未來之患若視為末務等於  
 故常而不加之意則吳興他日之患更有不可勝言者矣  
 夫吳興水利更與蘇松不同蘇松有海潮淤塞之患不盡  
 出於人為吳興本無此患惟禁絕有力者圍築之患足矣  
 有為民之仁念者幸加意於此

評宋戶部尚書梅執禮

宋 濂

自宣和至靖康十年之間梅氏一門殺身殉義者二人彼  
 豈甘以頸血濺地哉第以君上決不可背名教決不可負  
 綱常決不可虧忠義一激雖泰山之高不見其形雷霆之  
 鳴不聞其聲刀鋸在前不覺其慘鼎鑊在後不知其酷必

得死然後爲安也今去數百載忠剛之氣塞乎天地之間  
凜然如生非烈丈夫能如是乎使當時屈膝受辱以保首  
領受賤惡雖生百年何益也賈誼有言守圉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梅浴以之法度之臣誠死社稷執禮以之

張玉田歸杭疏

宋 袁 桷

采藥神山悟朱顏之今昨呼猿靈鷲勞清夢之夫來要當  
青鞵布襪徒步徑歸誰信黃絹色絲空言何補弄管嬰  
雲慘淡坐窗惜江月淒涼落葉孤尊無復金貂之慷慨  
梅千檻空懷玉照之風流食肉之相已非解牛之技焉用  
焦桐未遇斷木自慙風月江湖肯後當時之置羅交游金  
石定先桑子之裹糧鄙騎驢灞上之寒途跨鶴揚州之  
滕行而謝稠載以歸燈火話平生慰老弟兄之白髮詩書  
娛晚歲還名祖父之青氈恩極無言清陳有覲

嚴州祈雨青詞

宋 陸 游

歲律肇新農功伊始居者慮陰淫陽伏之寇耕者懷旱乾  
水溢之虞仰惟上穹職是元化俯遂群黎之百式均六氣  
之平敢卽熙壇恭陳薄薦所冀歲豐民樂寬九重宵旰之  
憂賦足刑清追衆吏簡書之責敢忘惕厲仰對生成

謝雨青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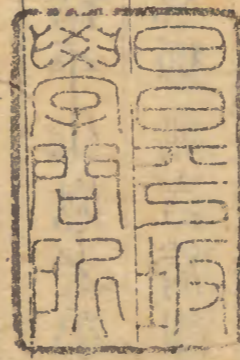
宋 陸 游

天九關之在上精誠可以徹聞雨三日而成霖枯槁爲之

盡起恭陳薄薦言貢丹衷伏念臣領此偏州迨今累月上  
 無以布宣竟大而遠屯膏之咎下不能撫摩凋瘵而格解  
 澤之施跼踖靡遑吁嗟上訴敢謂叢霄之應曾無浹日之  
 淹月離畢以示期山出雲而効職風霆下繫澗壑交流井  
 汲如初家享一瓢之樂粟儲可繼士寬半菽之憂商旅通  
 行道送鼓舞彼有遺穰此有滯聽方將均惠於惇發冬無

德場

險重難於疾痛敢恐號傷仰對生成



天祿製

浙通志卷一百六十八

